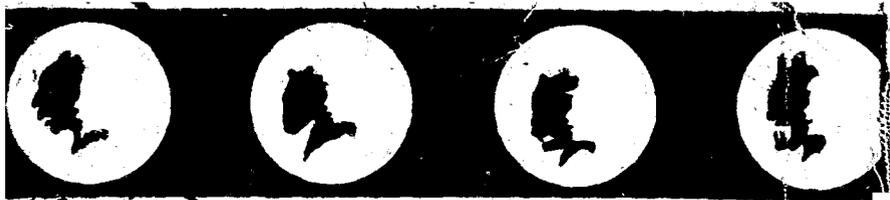




二五





新社會之怪現狀



鐵血健兒

……是何一峯先生的武俠傑作

書中……紀載許多愛國英雄的軼事

書中……詳述許多俠義健兒的歷史

奔走天涯，廣播革命種子，誅貪官，除污吏，反抗清廷，拯救民衆

以神出鬼沒的本領——幹驚天動地的大事

紙人噴血箭，妖法無邊……神虎救英雄，神話百出。

情節離奇萬分 佈局變幻莫測

——是提倡尚武精神的奇書，是傳播革命主義的說部——

滿清季世，強鄰環伺，而應政頻興，一般懷種族革命思想者，儘都奔走江湖，祕密結黨，復思乘機起義，以光復漢室，大好男兒，衆熱血心腸，作愛國事業，說不盡江湖上五顏六色的人物，話不盡人世間千奇百怪的異聞，紙人噴血箭，有妖術迷人的漢奸，匣劍吐寒光，有千里誅仇的怪傑，取貪官之頭，挖土豪之心，探深宮，警元首，怪怪奇奇，莫明究竟，事事有來歷，語語有根據，可以激發吾人尚武之精神，可以灌輸吾人革命的思想，是醒世覺民之武俠奇書，各界仕女，盍速購閱，（全書共五十大回，前後貫串，一氣呵成，佈局緊湊，情節離奇）

特價

全書洋裝四大厚冊，價洋四元，特價祇收大洋二元，裝置精緻布匣一只，附贈彩印插圖五十幅，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鐵血健兒目錄

淮東 何一舉著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老教師酒邊逢怪客 | 小豪傑燈下讀奇書 |
| 第二回 | 痛國仇孤心投父執 | 捐義軀九族刃刑台 |
| 第三回 | 雁頭抓箭神技喜無傳 | 刀下摘心英靈驚作古 |
| 第四回 | 浮生爭似夢腸斷花箋 | 長舌鼓如簧讒生貝錦 |
| 第五回 | 克斯米一怒害賢良 | 孫必古全家入狂狴 |
| 第六回 | 酒後話真言隔垣有耳 | 袖中生巧計順水推舟 |
| 第七回 | 助桀爲虐郭知縣藏奸 | 蒙難全貞孫小姐使詐 |
| 第八回 | 吳提督苦心折獄 | 許秘書挖目歸田 |

第九回 餐風飲淚午夜拜兄墳 冷月寒鴉孤身尋師骨

第十回 還鑣銀老達官走眼 盜寶刀小英雄吃驚

卷二

第十一回 鐵血論交素心盟白馬 銅山握別紅淚洒青萍

第十二回 石伯羣涼血騙好友 徐志驥仗義殺驕妻

第十三回 寸髮不留奇童遭慘殺 單刀直入小俠陷機關

第十四回 薛雲娘飛劍殺頭陀 楊錫慶徒手入王府

第十五回 爭妍取媚起宦海波濤 監鳳囚鸞嘗鐵窗風味

第十六回 杯弓蛇影國事嫌疑 綾帶輕裘將軍豐度

第十七回 收韁勒馬古寺任逍遙 黃鶴焚琴迷宮興土木

第十八回 弄假成真孫士麟入教 捨身取義馮燕南就刑





第十九回 濁流飲恨人血酒漿 危幕棲安風聲草木

第二十回 朱獨臂獨關太陽宗 邵繼光繼設三元會

第二一回 紙人噴火燄狗血淋頭 匣劍吐寒光偃靈授首

第二二回 史冠芳病賺褚棣卿 閻萬華怒激郭如海

第二三回 貂裘換酒名士襟懷 羅袂生寒美人肝胆

第二四回 見情書獸兒受謗 論國恥俠女驚心

卷二

第二五回 巨眼出青釵婦隨夫唱 寸心矢天日眼笑眉開

第二六回 德州城錢四賣拳 武曠山齊五得馬

第二七回 盜草人誤陷水家寨 賣花斧活捉劉漢升

第二八回 鬼能爲厲酒後失金刀 誠可通靈澗邊遇神虎

第二九回 報父仇單刀搦四虎 急國難午夜走三山

第三十回 品香樓英雄割舌 聚義廳強盜盟心

第三一回 秋雨滴梧桐風吹葉落 茜窗留楮草檣在人亡

第三二回 白壁本無瑕幾膏虎口 黃金難解厄幸免鴻離

第三三回 錢酒剛孤身入督署 岳廣義杯酒刺梟雄

第三四回 盜印章威奮鐵制軍 送人頭智賺余知縣

第三五回 劫法場力救小英雄 打擂台氣走大力士

第三六回 血肉橫飛狂風驚怪客 夢魂錯愕古寺殺人妖

第三七回 白日鼠三探太子府 紅鬃俠火燒劍鋒山

第三八回 割髮留頭烈忱救難女 架樑換柱隻手運神功

卷四





- 第三九回 劍光驚一瞥石破金開 戰血沃九江雲翻兩覆
第四十回 慘霧連天風雲大變化 穢塵滾地時勢造英雄
第四一回 生機存一線烈女賣身 雄辯驚四筵兇夫割舌
第四二回 莽男兒輕身入虎穴 瘋道士飛檄摘人頭
第四三回 公仇私忿衆志竟成城 劍雨刀霜三軍同插血
第四四回 碧鬢紅袖兒女情長 青浦黃旗風雲氣壯
第四五回 嘔餘血淚三俠喜誅仇 拚着頭顱千軍爭殺賊
第四六回 驀地起風波血流漂杵 漫天撒魚網淚洒秋江
第四七回 國亡人在烈士膝如金 血濺刀飛男兒身是鐵
第四八回 警電突飛來毛將安附 肉刑惡作劇死有餘哀
第四九回 積重難返斧共舟沈 不平則鳴聲隨淚盡



鐵血健兒目錄

第五十回 美人物化紅血染桃花 烈士名成丹心留楮葉

六



鐵血健兒

淮東何一峯著

第一回

老教師酒邊逢怪客 小豪傑燈下讀奇書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舒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這一首滿江紅詞。是宋代岳飛的慷慨之作。總觀岳飛的胸襟肝胆。確是百折不回的一位虎虎奇士。因想我國的山川磊氣。運歇英才。鼙鼓腥聲。漂流戰血。殆有無量數的岳飛。化身萬億千相。雖然時勢各有不同。環境各有不同。歷史各有不同。而憑着這一刀一槍一劍。爲我國英雄史上放一異彩。則無所謂不



同。老古不必說。於今且在滿清雍乾時代。敘出一般富有血性的亂世英雄。一條線索。先在直隸岳廣義提起。這岳廣義原是岳飛的後裔。在北京開設義記鏢局。他的單刀。蓋過直隸山東山西三省。北京各路的達官強盜。沒有不知岳廣義是個仁義過天的人。北京的各大鏢局。算義記鏢局極有聲名。也算義記鏢局極窮。話說那天岳廣義押着久泰當典的大批鏢銀。路過山東小清河周村一帶。岳廣義因爲山東的大小嚮馬。祇要看着他義記鏢局的旗號。不但不敢明剽暗劫。且不約而同的都從暗中保護。岳廣義便把這防範的心思。漸漸鬆懈下來。却因天氣酷熱得很。想在一座樹林底下涼歇一會兒。恰巧打從一家酒店經過。那一陣陣酒香。攢到鼻孔裏。身上的衣服。浸溼得汗漬淋漓。岳廣義便停了車輛。兀自走入酒店。揀一個坐位坐下。酒保早已沖上茶來。岳廣義揮着一把大芭蕉扇子。只是曬熱。見旁邊一張檯子上。坐着一個公子模樣的



人。兩眼裏露出紫稜的電光。這種人一碰到岳廣義眼角落裏。便知他不是個無名小輩。一面吩咐酒保。打酒辦菜。分給外面衆夥計各飲三杯。一面便準備來向那人請教一番。不料那人兀的盤起辮子。從身邊取出七寸長的小攔子來。口裏便胡七瞎八的叫道。冤家窄路。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不是魚死。便是網破。漂亮些。自己摘下腦袋瓜子。省得五少爺親自給你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岳廣義見他的聲音容貌。都來得十分嚴厲。又說得不三不四。一口北方話。據他話裏的意思。不注重在這幾兩的鑣銀。是專爲尋釁報仇而來。岳廣義生來的脾氣。一不怕人。二不讓人。然自家打算吃這碗保鑣的飯。雖然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念頭。江湖上是不能斷定沒有仇人。看他却不是北方的人氏。半輩子同他見面是第一次。他這時分明句句打罵着我。却怕他是一時誤會。把我岳廣義認作何如人。我倒用不着同他多說閒話。他是怎麼樣。



來我就怎麼樣去。打點主意。一時酒保把酒菜捧上來。岳廣義道。酒是不吃了。外面也不必打酒給他們吃。一共算給你店家的銀子就是了。那人正在吃酒的時候。也向一個酒保說道。酒是不吃了。外面也不必打酒給他們吃。一共算給你店家的銀子就是了。正把這店內兩個酒保。說得他望着你發楞。你望着他咋舌。岳廣義已起身掏出二兩的銀子。交給櫃上。那人也起身掏出二兩的銀子。交給櫃上。掌櫃的莫名其妙。何能便收下這銀子來。便向他們連稱不敢。岳廣義道。不用客氣。這銀子便賞你家的酒保。那人道。不用客氣。這銀子便賞你家的酒保。岳廣義頭也不抬。出了酒店。向夥計們說道。咱們趕路去。那人也立在酒店門首。向岳廣義的夥計們說道。咱們趕路去。夥計們剛要向岳廣義問話。岳廣義便向他們丟了一個眼色。那人也向他們丟了一個眼色。岳廣義押着鑰銀走出了周村。那人也同岳廣義並肩走出了周村。閒話休煩。從此岳



廣義的鑣車。走到甚麼地方。那人便隨到甚麼地方。岳廣義表面上總裝做行若無事的樣子。直由日午追蹤到傍晚的時候。那人才從岳廣義面前閃了過去。一會子便不見了。岳廣義即向衆夥計說道。你們猜猜他是個甚麼人。衆夥計有的說。這是個江洋大盜。有的說。這廝決定同你老人家尋仇。却怕你老人家本領高強。不敢下手。岳廣義搖頭道。這種人的行徑。本非你們的眼力。能看得出來。他見我這幾輛鑣車。眼皮也不瞧一瞧。又是外省的人氏。黨羽不多。這幾車的銀子。甚是笨重。沒有成羣結隊的強盜。輕易不能挪去。江洋大盜怕沒有金珠供他們的盜竊。偏來盜這笨重東西。就打錯了算盤了。他臉上就寫着強盜二字。我也不能信他便是強盜。我細細瞧着他的神氣。全沒有流露半點的殺機。我與他素昧生平。且又未曾開罪外省的人。毋論我想不到同他有甚麼生死不解的仇。便是他前來尋仇。也用不着這樣的牽絲拔籐。早和我廝併



起來。或者乘我的不備。實行暗殺的手段。何必敲鑼打鼓似的。直接下這宣戰書咧。我看他是專爲訪友而來。欲探試我的本領性情。好結我做個忘年的朋友。然而這句話也不能便作得什九不錯。總之我們就處處存着防備他的心思。一不將他當做强盜。二不疑他便是仇人。後來再看他有甚麼舉動。就可以斷定了。衆夥計聽岳廣義這樣說法。都是將信將疑。這夜便在一个市鎮上歇了。祇因人馬車輛太多。估滿了一家的火舖。不能再容納以外的旅客。岳廣義把車上的銀兩。完全放入自家的房間裏。夥計們拴着馬匹。繫在火舖屋後兩間草棚子內。令三個小廝輪流看守。大家吃過晚飯。都是沾得滿身臭汗。就沒有這胆量敢去洗澡。岳廣義揀幾個會把勢的。一起住在這房間內。看是有甚麼動靜。剛才二更向後。忽聽得嘩啦一聲響。那兩扇房門。就踢得飛起來。衆夥計一個個都是精神抖抖。雄氣赳赳。像似如臨大敵的模樣。却被岳廣義一聲



喝住。不許驚張。在燭光之下。却見日間那個公子模樣的人。仍然盤着一條辮子。態度轉是從容。把胸膛袒開來。慢慢的拿着那七寸長的小攊子。攊在自家的胸口上。岳廣義見這小攊子攊下有半寸多深。論理該把心都攊破了。血珠子要流落下一大灘來。誰知他這心就像金子石頭的一樣堅硬。本來他不是個瘦子。胸兩邊的皮骨都綑緊起來。那皮肉都寬寬的堆在心口上。岳廣義一望便知他是運皮轉肉的功夫。這功夫却也非常小可。練到十成的火候。能將週身的皮肉都堆聚在一處。但練得他這種樣子。已屬難能可貴。岳廣義疑惑這人只知他一把單刀。最使得出神入化。自家的聲望。完全是由單刀上得來。其實岳廣義的其他的本領。反為單刀所掩。岳廣義的氣功。能在百步之外吹滅燈火。他什九估着這人因他不暗氣功。特地擺出這樣的能為來。但和他一般見識。未免跌落自家老前輩的身分。且看他到底是如何動手。這時兩邊的



夥計已驚得搖頭咋舌。都打了退堂鼓。轉替岳廣義捏一把汗。那人見岳廣義仍是神色不動。從胸間拔出小擻子。含在口內。一個蝴蝶穿花的架式。早站在岳廣義的身邊。劈手將岳廣義的辮子提起來。他的身子。便騰在空中。屋上是沒有塔手的東西。地下好像又有人托住他兩隻腳似的。他急忙拿着那把小擻子。猛的向岳廣義喉間便刺。房裏的夥計。一個個都嚇的呆了。那有這勇氣。敢近前奮鬥。不約而同的溜之大吉。一時店中又悄無聲息。房內祇賸下他們兩人。岳廣義見勢頭真有些不對。會把勢的人。最怕是被人把一條辮髮。提在空中。四肢不能自由運動。然岳廣義少時。却防備在和人廝打的時候。吃人這樣虧苦。預先把小辮子吊在屋樑上。像要着三上吊似的。其初是運動得大不自然。接連練了一月。仍是生龍活虎。如在平地上一樣。施展得開。不料於今被那人將辮髮提住。一根根髮孔裏。都有些疼痛起來。渾身上下。覺得麻痛不堪。



平日習用的輕軟功夫。好像從屈眼溝裏跑出去了。眼見那人一把攔子。已戳到自家的咽喉上。但他胸中並不害怕。惟有待命而已。不料那人抽回刀子。便向岳廣義問道。姓岳的。我殺了你這顆頭。你可服嗎。岳廣義道。有甚麼不服。我死在你手。比死在沒有相干小輩的刀上。是值得多了。那人聽了。連忙把岳廣義放下。忽的翻倒虎軀。納頭便拜。脫口說道。老岳。我齊五是來殺你的。不意我道心反被你哄軟了。邊說邊從身邊取出一個包子。放在桌上。說。老岳。你瞧瞧。這是甚麼。岳廣義陡然受他一拜。自己即放開那個紙包。一見是六十兩一包的銀子。紙包上箝着北京久泰的戳記。分明是自家所押的鑰銀。不禁暗暗詔道。我在鏢行裏混了半輩子。是沒有見過這樣的強盜。這樣來尋我報仇的人。我其初並不疑惑他真是強盜來尋我報仇的。於今可是的的確確算我走眼。但不明白他要殺我是甚麼事。殺我又爲甚麼轉來拜我。這一包六十兩銀



子。又是怎樣的盜法。看來大包仍然是文風不動。這小包是在那裏盜來。難道他是把銀子用邪術攝去的嗎。我不信他真有這樣偷天換日的手段。岳廣義這們亂想了一陣。向齊五拱手道。佩服佩服。不意我虛活了六十歲。不曾見到五少爺這樣的人物。我的同行朋友。以及店裏這十來個夥計。都是一般的飯桶。更不值五少爺一笑。究竟五少爺要殺我。反來拜我。取我的鑰銀。怎麼又拿出來還我。五少爺不說出個中的情節。我臨死也不得明白。齊五便對他抽根徹底敘述出來。看官要明白是甚麼緣故。於今要仔細的說出。請先將齊五有價值的歷史。逐一寫明。連後便繼續到這件事上。因為齊五是書中的要角。在齊五的歷史上。還夾着幾位關於齊五的豪俠之士。水復山重。寫成了這部鐵血健兒的文字。……這齊五名毓生。是廣東惠陽的人氏。父親齊子明。曾做過兩任的贊寧知府。死在鎮江任上。這時齊五才在娘胎裏產生出來。大哥叫齊



珮生已是十九歲了。三個姐姐都不幸早亡。齊五也是挨着姐姐的名數。排行第五。齊珮生把父親的棺槨搬回原籍安葬。不幸他母親又死了。齊珮生的妻子倒也賢惠。就把齊五當做一娘生的小兄弟一樣。齊五生時多病。幸虧痧癩痘疹。四關都闖了過來。十一歲上到師塾裏讀書。頗有神童的稱譽。一般老師宿儒都說齊五是將來的一位玉堂人物。齊珮生對於他這兄弟。有極大的希望。更不待言。誰知齊五是個富有血性的人。更生成了一種剛毅不屈的性質。在鄉間論張說李。判斷是非曲直。沒有人批評他的談鋒。沒有理由。那天有一般村農鄉老。豈棚閒話。偶涉及國初故事。齊五在旁聽了。滿含着酸辛的眼淚。及讀到當代呂留良所著的潛世錄書。這書是從字紙堆裏尋出來的。已殘缺不成全璧。齊五也知這書是在禁例。官裏查出來要砍頭的。偷偷的盡一夜的功夫。看了幾篇沒頭沒尾的文字。便伏在枕上。痛哭不已。把潛心錄就燈前燒



第一回 老教師酒邊怪客 小豪傑燈下讀奇書

了。心裏忽有些生疼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痛國仇孤心投父執 捐義軀九族刃刑臺

話說齊五看完那斷簡殘篇的潛心錄書，真是以淚洗面。拿禁書就燈前燒滅。把書中的大義仔細追想一回。一時公仇私忿，齊上心頭。神經上很受了無窮的打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心裏便急得活活跳動。不由的心疼起來。耳聽村前的鳴鷄一遞一聲的喔個不住。連忙披衣而起。在房內踱了一會。又覺這牢什子房太窄狹了。這日便不肯到師塾裏讀書。齊珮生夫婦見他似乎有了怪病的一樣。終日間只是流淚不住的用手搓揉着心口。珮生的妻子忙問他心裏怎樣。他說。嫂嫂。我這時真比拿刀割我的心肝還痛。……我的心肝差不多已割得碎了。齊珮生夫婦不禁的怕起來。珮生已將他抱在懷裏。疑惑是有人欺負了他。所以哭到這樣地步。即拍着他的肩背說道。好兄弟。你究竟受了



誰人的委屈……這句說才說完。齊五卽從珮生懷裏掙下。跳起來哭道。我個人受委屈。有甚打緊。這偌大的一個中國。那一個是不受他人的委屈。哥哥我書是不讀了。珮生未及再問。珮生的妻子又插着說道。十二歲的人。還是一團的孩子氣。我打算你得了甚麼怪病。原是怕去讀書。你可知不讀書。一輩子就沒有升騰的希望。你看那些戴頂子穿補服的大人先生。那一個不在書本裏苦求而來。齊五見左右沒有外人。便長嘆了一聲道。學問氣節。到了呂留良先生這一步。竟做滿奴勢力下的一個怨鬼。想我們漢人祖宗的產業。都被滿奴劫奪去了。奈何一般頂天立地的男子。一個個都是尸居餘氣。他們就做了宰相。也不過是強盜的奴隸。我何忍到強盜手中討生活咧。固然我生來不願讀那些不關緊要的八股文章。就是研究古聖賢的性命學問。也不是我這小小的年紀所幹的事。我想要學出驚人的本領。喚醒國中的血性男子。爽快



快把那北京的皇帝老子攆他滾蛋。重新建設中國的一個花花世界。我這顆心才可以安穩得住。齊珮生夫妻聽他這樣大逆不道的話。不知他打那裏說起。硬喝軟勸。好容易才把齊五勸住了口。齊五見哥哥嫂嫂是膽小不敢闖禍。但他即抱着西方俾士麥所說的鐵血主義。那時俾士麥尙未產生。誰知我們中國。已有這樣應運而生的英雄。不過後來的效果。不及俾士麥。竟使他抱屈終天。史官都阿附滿奴的心裏。不敢直書其事。這鐵血主義。竟被俾士麥獨佔去了。……齊五既發生了這排滿的念頭。想憑着白鉄兒。把個莊嚴國土。從滿奴手裏奪了回來。就拚着這無量頭顱無量血幹一下子。毋如自家的氣力。連一隻雄雞都打不過。年紀又小。心裏雖這門想。事實上何能便咄嗟辦來。忽然想起有個父執。在清江充任提督。這提督是個武員。當然是會得馬上馬下的戰術。他若看在家父親結義的分上。或可教給自家的戰術。因此把父執能



勸解得同自家一鼻孔出氣。就此共舉大事也未可知……一想到這一條路。他也顧不得惠陽離清江有多遠的路。夜間瞞了兄嫂。竊出十來兩銀子。私自出了家門。直向北方小路上走去。剛走了二日。約摸祇走了八十多里。已是汗喘吁吁。兩隻腿就腫得像吊桶粗細。兩脚更像有千百口針。在脚心亂戳的一樣。便在一座野廟外面歇息下來。想要停一會子再走。誰知一屁股剛坐在石獅子下。身上已癱軟下來。加之廟門已關。四處又沒有人家。肚子裏餓得很。不覺昏昏沈沈的一覺睡去。醒來月已卸山。再看自家那裏是睡在古廟前的石獅子下。分明被一個人背在肩後。飛掠半空。好似騰雲駕霧的一般。耳邊呼呼的風聲。眼底閃閃的樹影。自家身子繫在那人身上。飛得同流星一樣的快。雖看不到那人的容貌。然而他那黑油油的頭髮白淨淨的頸項。一條鬆三花丟五縷的辮子。却圈在頸項上。那兩條膀子。就像似兩個翅膀一般。身上的衣服。



分明像個武人的裝束。齊五登時便詫異不小。明知道人是一位劍俠之士。如小說書上虬髯翁公一類的人物。他心裏不但沒有畏怯的念頭。反希望得從這人學出驚人的本領。做出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強如去尋他那個父親。未必他那父親。有這人的能爲。他想到這樣的奇遇。心裏就高興到一百二十分。也不知那人飛過多少的路。看地下的村舍。也同飛一般向後退去。前面已到了蔥蔥鬱鬱的一座山頭。那人才從天上飛落下來。把齊五抱在懷裏。追風馬似的。由山這一邊翻過山那一邊。愈走愈險。愈入愈深。剛走到山巖之下。眼前似乎漆黑了一陣。然而齊五那一雙紫稜稜的眼睛。睜開來便射出兩道電光。其初雖陡然走近巖洞之內。覺得黑洞洞的。看不出甚麼來。轉瞬間便能辨出這巖洞中兩崖削壁。緊窄窄地怪石峻嶒。都像要來攔人的樣子。頭上面的大石塊。門筍接角。壓在那人的頂梁上。就差要倒下來。這巖洞約有半里多長。越



走越窄。那人急把他放下。用手摻住他。把身子逼過來。走到巖洞的盡處。已沒有地方。一步也不可進。恰好下面有一個飯桶口大的窟窿。兩崖也寬得多了。那人仍將齊五繫在背上。蹲下身子。穿過了窟窿。裏面即現出一條石道。才將齊五放下。齊五陡見兩邊站着一對大猴子。有一人多高。好像是把守這地方的。那人同齊五在石道裏走了一會。已看見一間大石屋。這石屋四面無門。不知打那裏進去。後面石牆上嵌着一條白龍。有一尺多長。是石頭琢成的。那人伸出一抓。抓出小球般的兩個龍眼珠。順手一拋。一手又將齊五抱住。祇聽得嗒然一響。平地便裂成一條石縫。石縫裏現出兩扇石板門。板門上也釘着一對的門環。掀開了門環。下面是一層一層的石台階。約有二三十層。那人抱齊五扶上了臺階。不知怎麼似的。撲通一聲。那兩扇石板門。已自由自性的關起來了。對面也是一座台階。層數同這台階上差不多兒。頭頂上也壓着滿天



雲似的森嚴怪石。那邊台階最上數級。有閃閃爍爍的燈光。這燈光似在台階上面射下來的。走到那邊台階上面。頭已進了那間石屋。就同上樓走着樓梯子的一樣。……石屋裏並無燭灶。一切石床石桌石櫈之類。佈設得齊齊整整。四壁都掛着刀劍。桌上點着一盞玻璃油燈。座上也鋪着被褥。齊五因適才進巖的時候。留心看洞裏的機關。一半由於人工。一半也由於天造地設。並不會細審那人的年貌。請示那人的名姓。於今進了石屋。又貪看四壁上的刀劍。好像同自己的性命一般。越看越高興起來。那人即將他一把拉來。問道。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多大的年紀。排行第幾。家裏有甚麼人。是不是惠陽的人氏。齊五才向那人仔細一望。是個白晶晶圓臉兒。眉目間都露着英銳的氣概。約摸有三十歲的年紀。絕不思索的問道。我姓齊。排行第五。名喚毓成。今年是十二歲。家裏只有一個哥哥。一個嫂嫂。正是惠陽的人。那人道。你以後就爽爽快快。



叫做齊五吧。齊五。我問你幾句話。那時你睡在那野廟前的石獅子下。我爲甚麼把你帶到這裏來。你分明腿上腫得像吊桶相似。坐下去便不能再走。爲甚麼這回到我的石洞。就像行若無事的一樣。你肚子老早餓了。在深深睡醒的時候。却一些兒不餓。這幾個緣故。你可能猜得着麼。齊五被他提醒。覺得他這一番話大有來頭。他這時並不懂得拜師的禮式。就跪在地下。胡亂磕了幾個頭。口口聲聲喚作師傅。先請示師傅的尊姓大名。並問及這幾種緣故。接問這石洞裏的機關。可不是師傅一手造成……那人道。這機關是我師傅獨力造成的。我師傅乃山西仇惕安。是顧亭林老先生的高足弟子。同呂留良先生十分要好。我師傅和留良先生。都是身懷大志的人。不幸留良先生就義而死。我師傅奮不欲生。便出了這崎田嶺的山洞。不知所終。說到這裏。不禁眼圈一紅。早拋下幾點英雄淚來……又繼續向下說道。凡事之不可理解者。不謂之



天數。卽謂之天命。我師傅同留良先生。各憑着一刀一劍。想糾集海內的同仇。拚着一死。對待滿奴。一齊打到北京。同那皇帝老子算賬。將心血兒。洗出這個花花世界。毋如留良先生。已被擒戮。想留良先生又不是束手。就被人擒住的。人把清兵圍聚一堆。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似的。也不能奈何留良先生。當留良先生被擒的時候。一身的本領。都使展不來。竟使戮尸市朝。株連九族。祇逃出個四娘小姐來。天數已定。人力竟沒有挽回的希望。殊令人大惑不解。我師傅打從留良先生就刑以後。灰心短氣。眼淚要哭下一大瓢來。有時嘻笑無常。怒罵不一。臨別的時候。把石洞裏機關。同背書一樣背給我聽。並令我從此按時而動。不可忘了國仇。又不可強違天數。我師傅出了石洞。我便知他這一去。究未知何日回來。然我也不能在事先強留我師傅不去。我在石洞裏住了三年。我師傅是沒有回來。我便準備踏遍天下。也要尋到我師傅。到處又訪問五



年。那知他這一去竟杳如黃鶴。消息全無……昨天我到惠陽的地界。你在小道上走。我在大道上走。看你低下頭來。像有無限委屈似的。你那時並不會留心及我。我曾看你這一對眼珠。紫電一般射出光來。我就知你將來是個不凡的人。遠遠的追躡着你。及至見你在那野廟前石獅子下。沉沉睡去。我在你背後追晒了半天。知道你的肚子餓了。看你兩腿上腫起來。就先在你頭頂上拍一下。這一下拍去。你的魂靈兒差不多已離了軀殼。連後在你兩腿上揉搓了一會。把你身上的血脉。揉得流轉行通。腿上便揮復了原狀……又撬開你這小嘴。我運足了火候。啣着滿口的津液。度進了腹中去。這津液含有營養的資料。度進去能使三日不飢。你這時怎麼還覺得饑餓呢。齊五聽了。很是歡天喜地。便把自己昨日讀留良先生的禁書。生出無限的公情私忿。逐節對他說了。兩人又談了一回。齊五才知他姓左名喚景。廣西本省的人氏。從此左喚先數



給齊五的吐納之術。然後又使他練習刀劍的功夫。連他在內功上又學了五年。平時在山洞裏所吃的乾糧。都是左煥從洞外搬進來的。這日忽有三個人到山洞裏見左煥。同左煥各自附耳說了幾句去了。左煥卽向齊五握別。齊五問師傅是到那裏。那三個人請師傅去做甚麼。左煥只不肯說。祇言日後有緣。也許同你有相見的機會。你想我無益尋我也無益。說着兀自去了。齊五只不知是甚麼緣故。想他師傅是個奇士。舉動令人難測。這回去的古怪了。却同太師傅是一樣的行藏。未必就飄然遠引。獨善其身。豈知他師傅同他一別以後。不上三個月。便正了國法欲知了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情天奇俠傳

發售特價

曹夢魚傑作
 趙茗狂評點
 王梅癩題詩
 朱劍芒題詞
 楊了公題序
 周瘦鵑題序
 王天恨題跋
 王西神題簽
 步林屋書眉
 章育青繪圖

一鳴驚人的長篇香艷武俠巨大說部

大俠客：一個個飛簷走壁：幹了許多奇聞怪事
 美人兒：一個個浪漫風流：產生不少歷史趣談

三山五嶽的英雄大顯好身手

四海九洲的美女共現真色相

香艷處：勝過紅樓夢 熱鬧處：勝過水滸傳

奇突處：勝過三國志 神怪處：勝過封神榜

描寫英雄的行俠尚義：令人心愛

描寫淫僧的窮淫極慾：令人髮指

描寫貪官的魚肉人民：令人痛恨

情節曲折盡五花八門之妙

描寫美人的旖旎風情：令人神迷

描寫士豪的作威作福：令人氣憤

描寫盜匪的陰謀毒計：令人胆寒

機關精巧窮千變萬化之奇

是研究自由戀愛的唯一專書

是提倡國技武術的大好說部

可以激發民衆尚武的精神

有主義，有價值，有情節，有趣味，

公餘消遣，償心樂意，各界仕女，不可不備

（特價）全書洋裝四厚冊裝置美術布匣一、精雅絕倫價洋四元特

（贈品）凡購情天奇俠傳一部書內附送情天艷影圖五十幅彩色精印

美桃奇珍名貴異常

來寄寫填下批頁此將可君諸定預

— 兒健血鐵 —
券待優定預

- 【一】此券每印五百張分訂在新
- 【二】社會怪現狀內得此券者幸勿
- 【三】輕易拋棄與利益
- 【四】時特價再打九折每部實收大
- 【五】洋一元八角即每部可獲便宜
- 【六】二角之利益
- 【七】每券祇以預定一部為限以
- 【八】示限制而維血本
- 【九】此券專為優待新社會怪現
- 【十】狀讀者而設同行批發不在此
- 【十一】例
- 【十二】外埠預定者每部另加寄費
- 【十三】大洋二角

上海南方書店謹啓

上海開北公興路
南方書店謹贈

頃閱

何一峯先生新著「鐵血健兒」樣稿備悉該書情節離奇趣味濃郁茲
奉上天洋壹元八角外加寄費貳角請照預定特價優待辦法定購該書
一部一俟出版即乞妥包交郵掛號寄下以便快閱而資消遣此致

上海南方書店合照

啓 月 日

回件請照下列地址寄下

此處寫永久通信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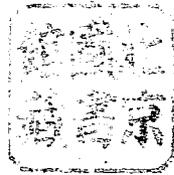
(此券有效期間)祇以陰歷六年六月十五日為限



南

十

新社會之怪現狀



青陽曹夢魚著

第二十七回

交涉頓生飛盆擲蓋

愛情中變揮淚陳辭

却說小谷和桐生小卿從水晶宮舞場裏散出。小卿作別回家。那金素香跟在他倆背後。便問小谷道。你們打算那裏去。有興到我鷓鴣式的小寓裏去坐坐嗎。小谷答應。好啊。走去有多少路呢。素香道。就在那邊。用不着坐汽車的。說着。逕引兩人回到寓中。素香賃的是前樓。收拾得窗明几淨。中間放着一張銅床。床裏疊着兩條錦被。雪白的襦單。一陣非蘭非麝的刺人鼻觀。小谷含笑說。妙啊。這裏好像仙宮閨苑。可能容我在寶榻上休息一回。素香笑答道。只要你不

第三十七回

交涉頓生飛盆擲蓋

愛情中變揮淚陳辭

一

嫌齷齪。莫說休息一回。就是休息十回也何妨。桐生僥言道。粥少僧多。你只有一張榻。許了他難道把我揮諸門外嗎。素香笑道。一張榻上。兩人儘可同睡。爲甚要揮你門外去呢。桐生忽然瞧見壁上挂着張男人照片。便指着問道。素香。這張照片是你的新任拖車呢。還是舊任恩客。素香說道。你仔細瞧瞧看面貌。可是和我差不多的。這是我的生身父親。亡過多年。就只有這一樁紀念品咧。說着女傭走來捧茶敬客。素香便命她去叫點心。桐生道。不用客套。我們倆馬上要走咧。好讓你登床睡覺。說着便和小谷移步下樓。素香送到扶梯頭說道。今晚張友生勢必要和易如玉大起交涉。你們倆早些到水晶宮看打架。桐生唯唯答應。走出門來。同小谷逕到寫字間裏休息。暫無書說。迴筆再提張友生。本來是個宦家子。父親在生是個京官。在京病故。友生還只有七歲。由寡母撫育成。人一味溺愛。不曾施以管束。因此終日游蕩。專和一班在幫弟兄結交。他



近時也拜了姓張的老頭子。張老頭子手下徒弟有一千多。在上海灘上很有勢力。本已關山門不收徒弟的了。那友生托人介紹。送了五百金贄見禮。張老頭子探悉他是個宦家子。兼之是姓黃的老友介紹。情不可却。纔首肯收他爲最後一個關山門徒弟。友生好是考中了秀才似的。第二天就在館子裏宴請張老頭子和一班同彩弟兄。只到得半數。已經吃了六十桌整席。就此友生有了靠山。專門在外嫖堂子。逛舞場。昨晚在新會樂紅情家裏酒敘出來。已薄有醉意。買買然闖入水晶宮。拖着笑斌同跳狐步。那易如玉素性好勝。以爲我替笑斌開過香檳。他客買買然和她同舞。眼裏分明沒有我。故爾趕去攔張友生的耳刮子。當時友生寡不敵衆。悻悻還家。心想我不會拜老頭子。不會被人攔過面頰。今晚這樣當場出醜。真是有生以來。第一件奇恥大辱。此仇不報。有何面目見上海人呢。挨到天明。急煎煎趕到茶會上。向老頭子一五一十的報告。

一遍末了說道。那個該殺的易如玉敢攔徒弟的面頰。眼裏分明沒有你老頭子。要求老頭子作主。替我出了這口冤氣。張老頭子問道。姓易的敢如此野蠻動武。可惡已極。你可曉得他的來歷。有無牌頭倚靠。敢在上海灘浪撒野。友生答道。姓易的家世和我差不多。仗着臭銅錢爲牌頭。到處出風頭。使標勁。就算他生着八隻角。徒弟也要和他拚個死活的。張老頭子便對徒弟馬福安說道。福安你今晚和友生同去。偷着姓易的向你招呼。那就莫爲已甚。叫他在舞場裏點香燭賠罪。若然他像煞有介事。你也不必出手。拖他來見我。認認他怎樣一個大好老。你們不許帶傢生。只要帶一團棉絮。塞在他口中。拖着走不怕他叫喊了。福安唯唯答應。那時還在上午。大家回去午餐。做書人有句老話。叫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一剎那已是下午十時。友生趕到茶會上。福安正和六個同夥弟兄。同桌品茗。瞧見友生上樓。便道我們八個人去。把姓易的打成肉醬也。



說着一起下樓坐街車。逕抵水晶宮。走入跳舞場。只見易如玉正和樊斌並肩坐着。挽着手。喁喁作情話。友生便同福安據案而坐。六個弟兄分着兩起入場。另外向空桌傍坐下。如玉不會認出是友生。并幾個僕歐也不會留意。隔得一天。那得會不留意呢。原來友生昨晚是西裝革履入場的。這時穿着藍緞袍子。元直貢呢馬褂。呢帽罩在眼睛上。叫人那裏認得清楚呢。時當夜半。舞客愈來愈多。桐生和小谷特地趕來看打架。却巧和張友生並肩而坐。聽他和福安談話。口音好似昨晚被擱者。仔細諦視。不是他是誰呢。便向桐生低低說道。化了裝只怕你也認不得他了。桐生望了一眼。含笑說道。化裝術倒不錯哪。那易如玉料到今晚必有風潮。只因素性好勝。遇事不肯讓步。今晚特地請了兩個會拳腳的朋友。入場跳舞。友生見場中已告客滿。便脫去馬褂和呢帽。正擬趕去尋仇。福安道。先禮後兵。你且少安毋躁。說着。却巧茶房走來沖茶。福安向他

說道。你去叫那個穿西裝的易如玉走來。我有兩句話請問他。茶房依言走到如玉面前以直告之。如玉瞧料是友生。連他只有兩人。自己已有兩個會拳脚朋友保護。怎肯聽他們的說話。便惡狠狠地說道。和你們這班流氓沒有話講。儘管放馬過來。姓易的不怕事的。福安戟指罵道。你這不中抬舉的混帳東西。好意勸你。你反出口傷人。難道你是三頭六臂。還是銅筋鐵骨。竟敢這樣口出大言。目底無人。這時友生火光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搶起桌上一隻玻璃杯。望準如玉迎面擲來。如玉偏過一邊。嘩哪一聲。玻璃杯落地。如玉也搶玻璃杯還擲過來。亦然墮地粉碎。一班舞客恐怕帶着。都擠在出入口觀看。友生躲過玻璃杯。虎吼也似的奔到如玉面前。要想一把拖他出來。那如玉的朋友宋少亭就使個順手推舟之勢。起兩切手望準友生眉尖上打來。友生立腳不住。一交栽倒。福安高聲喝道。拖他們出去。六個會武藝的弟兄。一窩風擁上前來。

我不伶不俐。那得不要痛心呢。說到這裏。目眶中的淚點。竟和斷線珍珠似的。撲簌簌下墮。小谷勸慰道。你太迂執了。當此自由時代。貞節兩字。早已打倒的了。大家名婦離婚改嫁的多得很。何況你們是做舞女的。你生着這副花容月貌。何愁覓不到如意郎。素香在傍儂言道。如意郎就是你。我來替你撮合山好嗎。小谷笑答道。難道你不慳意我。和我斷絕關係了。素香笑道。我是慳意你的。倒是你不慳意我。害我單相思。面孔都想黃咧。這時已鐘鳴兩下。一班紅倌人都挾着白板入場作膩舞。小谷和桐生都舞過二十餘次。厭倦不復起舞。小谷卽和素香開香檯。並坐作壁上觀。忽見兩個服飾妖豔的婦女。且笑且言的入場。却巧坐在小谷傍邊的空桌上。見她倆約摸花信年華。裝束不類大家命婦。正在疑訝間。二妹竟從音樂聲中挽臂同作狐步舞。小谷便向素香問道。你可相識。二妹是誰家眷屬。素香答道。不相識。常見她們倆攜手入場。約摸有一

第三十七回 交涉曠生飛盆擲盞 愛情中變揮淚陳辭

一一

個星期咧。諒必是內地貴家姬妾。來滬游玩者。話聲未絕。又見三個妙齡女郎。花枝招展似的。走入場中。要知來者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哲學家清談常娓娓 不速客妙手何空空

却說莊小谷正在和素香談論。一個不識姓名的婦女忽然又見三個倡門中人連翩入場。都是珠光寶氣耀人眼簾。素香便向小谷問道。來的三位金剛。和你們都是相識的。話聲未絕。三個金剛已走到面前。笑容可掬的向桐生小谷領首招呼。素香打趣道。有我如來佛在這裏。何得不打招呼。一個嬌小活潑的俏人說道。八阿姊。你不是如來佛。好似孫悟空。一個虎跳。從新會樂縱到了雲端裏。搖身一變。竟成了一顆亮晶晶的明星。教我們那裏會認得出你呢。看官們。你道這三個俏人是誰。原來是最近人稱小四金剛的三個紅俏人。探春、綰春、雲蘭芳便是。還有個大金剛紅千。已被大腹賈量珠聘去。以致四金剛缺一好事者。遴選賽春樓補缺。一時人言藉藉。捧她的說。賽春樓貌豔如花。歌喉嘹

噫。以較紅千。簡直是半斤八兩。將她補缺。足爲倡門生色。嫉視她的說。賽春樓姿容曼妙。比較紅千。簡直不相上下。不過金剛須具不壞之身。探春等三妹均屬小阿媛。賽春樓雖不是大先生。却也不是小先生。那末不大不小的尖先生。只能稱作尖金剛。贈以小金剛封號。似乎未當。這都是小報上的論調。無關得失的。當下小谷見三個小阿媛。已在對面據案飲咖啡。便向桐生說道。三個小阿媛。雖都是天生尤物。出落得嬌滴滴。越顯紅白。不過仔細評判。各有獨擅的美態。探春以綺麗勝。儀態萬方。好似一隻百寶箱。縮春以明慧勝。嬌小玲瓏。好似一粒相思子。（卽是紅豆）雲蘭芳以靜媚勝。宛轉如意。好似一方香扇。墜桐生拍手道。皮裏陽秋。評論得確切。比擬得相像。言下。指着素香說道。還有一位。也請你下個判語。素香道。阿儂已棄行改換新生意。不能與金剛同論。不必你們科頭評足。小谷笑道。你不要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性。一經我的品評。

替你在小報上盡力鼓吹。管教你變成一個血噴大紅的紅舞星。素香聽說快活得什麼似的。握着小谷的手連連催促道。莊老你評。謝謝你評得好聽些。小谷打趣道。你拉長了耳朵聽好。我來品評了。素香以溫柔勝。乳高臀肥。好似一把玉唾壺。桐生哈哈大笑道。評得妙極。形容絕倒。將她比作玉唾壺正是神妙。達到秋毫顛了。素香嬌嗔道。三個金剛不曾拜托你。你倒替她們下好評。我很誠懇地央求你。你反說我乳峯高。屁股大。將我比做便壺。豈有此理。小谷剛正喝了一口牛奶咖啡。聽素香說到將她比做便壺。忍不住撲哧一笑。噴得素香滿面都是牛奶。隣座的舞客瞧着都哈哈大笑。桐生笑得嘴都合不攏。素香一壁把手帕拭去面部上的牛奶。一壁說道。莊老。你不替我重下品評。我也要含了牛奶。噴得你滿面的。小谷笑道。原是和你說玩話呀。不如此那得會哄堂大笑。你瞧瞧。笑滿臉上都有笑容了。那末我來真正正經。替你品評啊。你以柔媚勝。

明眸皓齒好似一粒夜光珠。這幾句評得好嗎？素香道：謝謝你評得好的。那末一客不煩二主。請你做一段新聞。送往晶報或金鋼鑽報。叫他們一定要刊登出來的。小谷含笑問道：一段你不嫌少嗎？素香隨口答道：你肯多做兩段。極表歡迎。小谷問道：兩段要多少長呢？素香還未聽出是和她打諢。忽然桐生儂言道：兩段還多少粗呢？素香披嘴道：你們倆又要歪嘴吹喇叭了。做新聞豈有分別粗細的？桐生答道：那得不分粗細。並且要分別甲乙丙三種等級咧。你自己誤會了被窩裏的粗細。殊不知我說的是語句做得粗細。做得粗不雅觀。做得細文理淺的看不懂。所以要請你決定。素香答道：粗也好。細也好。若能做得不粗不細。雅俗共賞。最稱我的心。桐生接口道：你摸摸看。噫。稱心不稱心。素香要來擰他的癢勁。桐生笑道：舞場裏動手動腳難為情的。停回子到你宿舍裏去。三人疊羅漢。兩人翻燒餅。儘你點戲好咧。素香縮手說道：你那裏去學來的這



種胡謔脾氣話聲未絕樂聲復起。綰春走來說道：姚老，我要討教你的白露絲舞。桐生連忙起立，和她摟腰起舞。等到舞罷歸座，探春說道：這種玩意兒，好似江北人掉獅子，真沒意味。不如回去小沙蟹，有趣得多哪。說着三個小金剛別過衆人，一溜烟出場去了。小谷見手錶上已指四點，也就和桐生移步出場。素香直送到門口，向小谷問道：明天你有興到我寓裏來嗎？你不來，我到姚老寫字間裏來找你。小谷問道：你有甚要事找我呢？素香道：你的記憶力太弱了。剛纔你親口許我做新聞捧場，怎麼一回兒就忘却了。小谷答道：難道你是頭生，性急得刻不待緩。明天你到寫字間來再說吧。以下午六時爲限，過時則我倆不在那裏了。素香唯唯答應。小谷跟着桐生回家，一宿無話。直到來朝，桐生準時到公司。小谷直到十二時，方纔起身盥漱進膳，挨延到鐘鳴四下，方到桐生寫字間裏。素香早已守在那裏。小谷便向她說道：你好早啊。素香笑道：太

陽快要沒入地平線了。早什麼呢。我來時剛敲一點。守了你三個鐘頭。眼底幾乎望穿。那末做好的新聞。拿出來給我拜讀一遍。小谷答道。你要我動筆。只怕年內不會繳卷的了。素香道。你既然不肯動筆。昨晚何必告訴我捧場。說得像煞有介事。引得我心頭癢癢兒的。小谷道。我自己不動筆。可以請人捉刀的。素香道。以速爲貴。趕快去請來。小谷道。好像欠了你的債。逼得我走頭無路。一壁說。一壁打電話邀請朱學解。但說有要事面托。學解答應就來。小谷就將電話搖斷。素香問道。請來的是誰。與我相識的嗎。小谷答道。哲學大家朱學解。他是小報界的急先鋒。你要文字捧場。只要懇托他。隔了一回。學解闖然入室。桐生小谷一齊起立讓座。小谷連忙替素香介紹。並說。她是水晶宮裏的舞星。欲懇足下在小報上鼓吹。托弟先容。不知足下肯俯允否。學解答道。其他舞星。我捧場。馬上揮諸門外。惟有素香却肯答應的。要知跳舞創自泰西。本是一種

極清高的娛樂技藝。所以風行全歐。成爲交際上的一種特別禮節。歐化東漸。上海激起舞潮。跳舞場好似雨後春筍。次第生出。原屬一種好現象。不料一班窮極無聊的小家碧玉。視舞場爲賺錢捷徑。習得三四星期的跳舞。居然應聘登場。專以色相媚人。由是一般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急色兒。都視舞場爲獵豔捷徑。化三毛錢便可和嬌滴滴妙齡舞女。摟腰貼胸。盤旋起舞。比較到長三堂子裏去碰和吃酒。價廉數十倍。就是打野鷄。開一槍。也須一元二角。那末白相舞女。比較打野鷄便宜咧。於是阿貓阿狗。都爲舞場中的老主顧。跳舞之道。就此不堪聞問。來賓固然亂跳一陣。尙不足怪。最可笑的。號稱台柱子的舞星。亦然步法不明。拍子不懂。宜乎西洋士女。裹足不前。幾視跳舞場爲中國人的鹹肉莊（卽合基）了。小谷大笑道。當着和尙罵賊禿。形容得這般卑鄙齷齪。素香將無地可容了。素香滿面羞容。懊悔多此一舉。沒來由受人一場奚落。氣得

她呆呆地坐在沙發上。不則一聲。桐生聽得不耐煩。便向學解道。專誠請你捧場。不料你說得寸草不生。未免令人難堪吧。學解答道。我這一席話。是指其她舞女說的。素香的舞藝。在倡門時代。我就見過兩次。姿勢曼妙。進退合拍。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素香愛好跳舞。故肯專心練習。造詣自然日益進步。前星期三。見她和曼麗同跳。却而司登舞。技術益覺高深。簡直是獨無僅有的。所以別個舞星。求我捧場。謹謝不敏。惟有素香的舞藝。足有一捧的價值。素香聽到這裏。煩惱盡消。瓠犀半露的說道。朱先生承情謬讚。很爲感激。那末請你大筆一揮。做一段新聞。刊登小報。使奴得仗鼓吹以成名。一定報酬大德。學解一壁唯唯答應。一壁鋪紙執筆寫道。

跳舞本屬一種含有娛樂性的技藝。所以泰西各舞場。雇用舞女。重藝術不重色相。而我國適成反比例。一般舞客入場。目灼灼似賊。只選美貌者。



同舞。藝術概置不問。由是各舞場之舞星。大抵有色無藝矣。惟有現隸水晶宮之舞星素香。本屬倡門名妓。移作舞場明星。論色則姿容曼妙。宛如曉日芙蓉。論藝。舞態婀娜。好似春風楊柳。一般舞客。譽之謂夜光珠。洵不誣也。而且賦性溫柔。重視藝術。偶與不明步法之來賓同舞。却肯循循善誘。不疾不徐。能令人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更難能可貴矣。有志舞術者。盍往一試。

學解寫罷。小谷接來和桐生素香同觀。不約而同的齊聲讚美。接着素香春風滿面的謝道。費心費心。朱先生你一肚子的大才落落。可肯收我做女弟子嗎。學解笑道。你多才多藝。既精跳舞。猶善京劇。上海灘上像你這樣色藝雙絕的舞星。已如鳳毛麟角之不多觀。何必再要讀書呢。素香道。本領是學不完的。我幼年讀書不多。現在寫便條都要請人代筆。很不便利。所以願列門牆。學解道。

像你這樣好學不倦。只怕找不到第二人。素香答道。倡門中人讀書的多得很。小四金剛中的探春。縮春。雲蘭芳等都在女學堂裏讀書。並且已從良的豔秋。老四也在那裏做學生。她已嫁得如意郎。尙且要求學問。以謀自立生活。何況我這個身世飄零的弱女子。更應當求學以圖自立了。學解道。可敬可敬。不忍辜負你的好學志願。准予收爲弟子。我住在法界公興里四十號門牌。這你有空。隨時可以來上課的。你到商務書館去。諒自己的程度。買一冊女子國文教科書。素香含笑問道。可要點着大蠟燭拜先生的。學解笑答道。我是老先生了。比不得你做小先生時代。要點大蠟燭。小谷大笑道。豈有此理。先生好和女弟子打譚的。你這個先生不老成。素香須要步步留心。防備他吊你的膀子。說着哄堂大笑。學解拿着那張新聞立起身來說道。受了女弟子的拜託。必得要往小報館裏去走一遭。言下作別而去。素香便向桐生說道。我要到你們綢緞

部去剪衣料。你高興領我去嗎。桐生笑問道。你打算敲我竹槓嗎。未免說不過去。素香摸出皮夾答道。袁頭麥克麥克。那個要敲你竹槓。打算靠你牌頭討些便宜。你們肯替我登報捧場。比較送衣料贈鑽戒。實惠得多。咧。桐生便道。我也要剪衣料。陪你去便了。小谷也跟着他們倆回到綢緞部。素香因為要讀書。打算剪一套女學生裝束的衣料。毛葛哪。閃緞哪。素緞哪。都看不中。桐生道。你是明星。新出的時花明星葛。最出風頭。素香便揀定青灰明星葛。店夥問明丈尺。剪斷包好。開揭單計典十三元二角。素香伸手入衣袋摸皮夾。那知已不翼而飛。急得什麼似的說道。我的皮夾不見了。一壁說。一壁向地下找尋。空無所有。小谷說道。剛纔不是有個衣服華麗的男子。立在你身傍看剪料的。素香答道。是啊。他還碰着我手腕的。難道他是扒兒手。小谷笑答道。不是扒兒手。是個妙手空空兒。能向人身邊探囊取物的。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哲學家清談常媿媿 不遠客妙手何空空

第三十九回

宵深人靜言剝豬糞 安步當車乍逢綁票

上海本爲盜賊通逃藪。那百貨商場却爲剪絡出沒的所在。素香在久益公司綢緞部剪衣料。見一華服少年和她並肩立着。只道他吊膀子。等到揭單開好。摸皮夾不見。纔知被抓。便很懊喪似的說道。殺千刀扒手。身上穿得體面做扒手。阿要難爲情。桐生大笑道。阿木林。莫怪。皮夾要不翼而飛。做了扒兒手。還顧什麼難爲情。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扒得來的。若然不穿得這樣體面。那裏踏得到綢緞部。那末你吃了這次苦。纔曉得扒手是衣服華麗的。畢二碼子（卽乞丐）是衣衫襤褸的。就是跳舞場裏。烏龜賊強盜都有得走來。你也須留意纔是。上月這裏有個扒手。比今朝那個還要體面咧。並不是陣上失鋒。却會坐外國監牢。這却非他始料所及的。當時他扒了一捲毛葛。搖搖擺擺的走下石扶

梯却巧包探趙老四走上樓來。瞧他袍子裏硬翹翹，好像藏着東西似的，便走到他身傍，手腕碰在他背上。果然有東西藏着，便笑盈盈向他點頭。那個扒手兒忙從馬褂袋裏摸出兩張十元紙幣，遞給老四道：「請你喝酒的。」老四道：「你且收回。同你長樂茶樓上去談吧。」於是兩人走出公司。扒手指着三東旅社說道：「我要回寓去問明約的朋友不知來不來。」老四跟到旅館門前，留他面子，不曾跟進去。一剎那扒手走來，同往長樂泡茶。不料扒手悟認老四冒充包探，兼之他將扒得的綢緞放在旅社裏，空身而來，故敢向老四惡狠狠地詰問。老四道：「當你是個剪綵賊，扒手大怒道：「放你的狗屁。我那堂堂湖南省議員何敬臣，一壁說，一壁摸出卡片，擲到老四面前，說道：「我住三東十八號房間，同伴還有李師長，你不信好去問的。當下老四疑信參半，不敢難爲他，即叫兩個夥紀帶着他一起回到三東旅社。老四即向司賬詢問。司賬說：「他們倆服用奢華，不像扒

兒手。你不要弄錯啊。老四便到他們房間裏踏勘。動用什物都是銀質的。等到揭蓋行李箱一看。斷定他是個扒手。箱內藏着四疋毛葛。兩疋鐵機緞。還有嘍噠直貢呢。兩隻皮箱裏滿裝絲織品。足值三千多金。還抄着兩個扒手用的白布袋。原來他們合着雙擋。將布袋束在背後。外面罩着袍褂。同往綢舖中剪料。有意這樣不中意。那樣不合式。面前放着許多絲織品。等到店夥再去拿貨色。他們竊取一二疋綢緞。藏入布袋中。人不知鬼不覺。目的已達。便推說貨色不好。搖搖擺擺的去了。當下老四就將贓證並何敬臣一併帶入捕房。敬臣初入抵賴。被老四打了幾鐵尺。方始吐實。省議員的卡片是扒來的。他叫王二。同夥叫朱根鑫。來滬已有兩個多月。那幾家大綢舖裏。都去放過生意的。當日就將兩人解公堂。判決各押西牢一年。不料今朝又有扒手發現了。素香道。現在我身邊畢的生司。只好將衣料放在這裏。明天帶了袁頭來取去。吧。桐生道。你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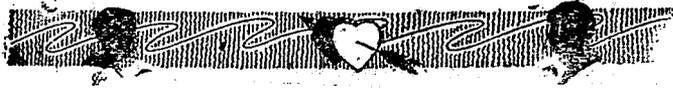
去好咧。要你付了袁頭。纔將衣料給你。說不過去的。接着關切店夥。寫素香入小姐的眼。說着聽得一陣搖鈴聲。店夥都往食堂聚餐。桐生便向素香說道。你身邊畢的生司。夜飯東道也扒去了。我來請你吃大菜吧。素香答道。未吃先謝一品香去好嗎。桐生說道。還是那裏烹調得最有滋味。說着一起走出公司。坐汽車逕到一品香。點菜大嚼。那桐生晚飯以後。有一定的課程。不是遊堂子。定是跳舞場。當下被素香拖着。三人同到水晶宮裏。先和幾個相熟的舞女。胡蒂胡天打諢了一回。接着於音樂聲中。桐生和素香。小谷和笑斌。大跳其狐步和白露斯。不料半夜以後。場中又激起巴掌風潮。不過和前次易如玉的巴掌風潮。絕然不同。今晚被擱的是日日舞場的舞星陳愛媛。她因本舞場不曾領通宵照會。打樣以後夜夜要到通宵舞場裏去撈外快的。今晚趕到水晶宮裏。有個名喚張山甫的攔住她的去路。要與她同舞。愛媛答道。請你等一回。我已有

約在前不能先和你同舞的說罷。一溜烟奔到一個舞客前。含笑說道：對不起。害你等得長久了。舞客名喚楊鴻培。是個銀樓小開。當下兩人於音樂聲中跳了幾次狐步。鴻培作別先行。愛媛又和一個西裝美少年。同作白露斯舞。張山甫瞧得眼中火出。忍耐了片時。見他們連舞不絕。便於休息時。趕到愛媛身邊。刷的一記耳刮子。聲音清脆異常。愛媛老羞成怒。惡狠狠要和山甫扭打。被山甫飛起一腿。正踢在她的生殖器上。一個筋斗。栽倒地上。痛得她說不出的苦。而且人人作壁上觀。連帶茶房都不理會她。她便坐在地上。且哭且罵。山甫還要趕去攔她的面頰。虧得被同伴攔住。拖了他一起出場而去。愛媛只好立起身來。瞪了西裝少年一眼。怪他不該袖手旁觀。西裝少年假作不知。愛媛正是掬盡西江水。難洗滿面羞。只好把手帕掩面而去。就此不再踏到這裏的了。當下舞客如鳥獸散。桐生小谷也驅車而歸。時近天明。路上行人絕跡。不料行抵

八仙橋聽得有人在水門汀上叫救命。桐生便令阿二停車。一個身穿衛生衫褲。年約三十多歲的男子。走到汽車邊說道。兩位先生可堪行個方便。帶我到西門。桐生問道。你爲甚弄得這般狼狽。莫不是遇着了剝豬獠。那人答道。是的。我在貞節里押灘出來。走到這裏。四個流氓。將我攔住去路。一人首先搶我腿上的吊襪帶。桐生訝然道。吊襪帶不值錢的。他們搶去做什麼。那人答道。我的吊襪帶是用赤金打成。約值一百多金。桐生問道。這必是熟人。否則陌陌生。那裏曉得你腿上有金襪帶呢。以外還搶去什麼。那人答道。八百元鈔票。一身毛葛的袍褂。和嘩嘩的襖褲。連帶一頂呢帽也搶去的。只因一時叫不到黃包車。立在這裏發抖。懇求兩位先生帶我到西門。不知路程對不對。桐生開車門叫他上車。把自己的大衣。借他禦寒。問明他叫胡吉生。便道。這時恰當落差。沒有巡街捕。應該到行裏去報告。（上海人稱捕房叫行）難道你肯和他們善

罷。干休不成。吉生答道：我已凍得半死。要緊回去穿衣服。打算明天去報行。桐生道：現在你穿了我的大衣不冷了。我倆陪你去報行。說着便叫阿二開到捕房門口。吉生入內。向值差的李包探。把出事情形詳述一遍。李包探問道：你這副襪帶。今晚可有人瞧見。吉生凝想一回。答道：黃昏時候。在四十號燕子窠裏。被小山東沈四拿在手中看過的。李包探道：搶的時候沈四可在傍邊。這一語提醒了吉生。接口答道：當時四個流氓動手。還有一個立在水門汀上。身段長短。和沈四彷彿。我瞧料四個流氓。和他一同奔逃的。李包探便向他問明住址。叫他回家候審。吉生轉身出來。走上汽車。阿二撥動速度表。直送他到西門家裏。吉生將大衣還給桐生。誠懇道謝而別。桐生和小谷回家。當晚無話。且說來朝捕房方面。派通班探警到四十號燕子窠裏。捉拿沈四。那沈四正在欄上吞雲吐霧。李包探首先走到他面前。沈四從前犯過案。認得李包探的。連忙豎起

身來招呼道。李老闖早啊。李包探含笑答道。你更比我早。莫不是你昨晚沒有睡覺。沈四笑答道。昨晚又了十六圈麻雀。來得還不多時咧。李包探道。行裏有公事。叫你進去問話。沈四情知不妙。面上却假裝鎮靜的答道。行裏傳喚。不得不去。但不知有什麼公事。李老闖你總曉得的。李包探道。你自己肚裏明白。不容多言多語走吧。沈四道。討個情。容我抽完了這匣大烟。跟你們去。說着撲轉身來。急急然吸了一個泡。吞了一點大烟。立起身來。跟着李包探。先到督察長處。小山東是再犯了。曉得抵賴。要挨打鐵尺。降一記要痛得半死。還是實供。沒有死罪。至多不過坐幾個月西牢。打定主意。便在督察長案前供道。昨晚同胡吉生。橫在一隻榻上抽大烟。瞧見了他的金襪鈎。問他那裏買來的。他說楊慶和定造的。計值一百金哪。我就起意。合着四個弟兄等在八仙橋剝他的豬獾。一壁說。一壁摸出一捲鈔票呈案道。這六百元鈔票。也是他身邊的。還有二百



金分給四個弟兄哩。當下將四人姓名住址說明。派探拘捕。一併解公堂判決。五人各押西牢一年。期滿逐出租界。表過不提。且說桐生來朝起身後。正在那裏進早點。忽然電話機上一陣鈴聲。忙去執着聽筒問道。噲噲。你們是那裏。回話道。我們是浙江路孫公館。你可是桐生伯伯。我們小芙遇着了綁票匪。至今杳無音信。托你代表報捕房。並設法營救。桐生應道。待我報了捕房。再來和嫂嫂見面吧。接着搖斷電話。急急忙忙奔到門口。霍地想得了不曾問明被綁地點。正擬返身入內。忽聽車夫阿二說道。剛才我從家裏出來。走到長浜路孫公館相近。瞧見四個匪類。各執手槍。將孫老闖拖上汽車。風馳電掣的向東去的。桐生道。既然你親眼目睹。同你去報行吧。於是開車逕抵捕房報案。然後到孫公館和小芙夫人接洽。那小芙是久益公司的大股東。和桐生最稱知己。擁有七八十萬財產。算不得什麼富豪。那得會被綁呢。原來箇中別有原因。前兩個

月小美的阿舅何景生接到了幾封恫嚇信。由小美設計。假作和綁匪接洽。一面報捕派探。當場拿獲了一個綁匪。至今還未釋放。這班綁匪。慫不畏法。遷怨到小美身上。今朝開着汽車來。守他出門。四個綁匪將他綁上汽車而去。當下小美夫人將這段情形詳細說明。末了說道。冤家宜解不宜結。他們若然索款不多。就和他們接洽取贖。若然報行誘捕。只怕糾纏不絕。桐生答道。且等他們來信看吧。說着。作別回公司。小谷已在寫字間看報紙。桐生就將小美被綁情形詳述一遍。小谷道。一般富翁。向視上海為安樂窩。現在却成反比例。擁巨資的。只怕要裹足不前了。桐生笑道。這也是物極則反。捕房方面雖然備着巨額賞金。認真購線緝拿。無如上海地方綁匪多。不過約摸有十幾幫。哪。小美財產不多。也會被綁。這却人人可危。手頭有幾十萬財產的人。都有一綁資格了。話休煩絮。第二天孫公館裏接到小美親筆書信。吩咐速備二十萬現款取贖。指

定西藏路接洽。手執呢帽爲暗號。小芙夫人馬上邀桐生到家。商議對付方法。桐生道。爲數太巨。萬難允許。且待和他們接洽了再說。小芙夫人道。我家現款不多。以五萬爲度。尙能立時籌措。再多則須變賣不動產哩。桐生便卽告別而歸。等到明天傍晚。親往西藏路。和一手執呢帽的綁匪接洽。說明小芙實是空場面。五萬之數。還須向親友處拚湊。再多則無力籌措了。當時綁匪不允。約定和桐生通函再商。以後接洽了四五次。好容易以六萬金取贖。一律都是百元鈔票。由桐生過手。傍晚時繳款。直到半夜。小芙方纔坐街車回家。夫人見他面色憔悴。衣服污濁不堪。連忙拿出衣服來。叫他更換。問他兩個星期。藏匿在那裏。小芙答道。更換過三處。第一次是草篷子。以後把我帶到鄉間去。房屋狹窄異常。不知是什麼地方。直到今朝。由一綁匪送我到靜安寺路。纔得雇車回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宵深人靜言剝豬鬃 安步當車乍逢綁票

●

三六

第四十回

自由女詭談戀愛事 新學家研究性慾文

却說莊小谷聞得小芙已從匪窟中贖回。便在雲兒粧閣中替他張筵壓驚。請桐生、吉相、九如、秉成等一班老友作陪。十時入席。一時燈紅酒綠。絃索歌喉。鬧到烏烟瘴氣。那小芙初叫新會樂綠意的堂唱。原是老相好。不料久久不來。小芙又叫賽春樓。直到賽春樓唱了一折天水關。立起身來。道：「一聲對不起。花枝招展似的走了。忽然綠意掀帘而入。瞧見小芙。一溜烟奔到他身邊。執着手道：「你不是被綁了。幾乎把我的胆都嚇碎了。昨晚探問姚老說你還未還家。這時你的條子來。不料是你。所以來遲了。只怕你要恨我咧。」小芙本擬發作她幾句。聽了她這一席話。一臉怒氣。消散得乾乾淨淨。綠意向他身傍坐下。握着手問道：「殺不完的綁匪。看相起你來了。害得我兩個星期牽腸罨肚。常常到小糊塗。」

那裏去拆字。說你要遇到了兩個二字的日方能脫險還家。今朝不是二月二。怎麼你已安然脫險了。桐生儂言道。今朝是廿二。却巧是兩個二字的日子。小糊塗簡直和神仙差不多。綠意問道。孫老。損失了多少。小芙伸着五指道。五個指頭。綠意太息道。莫來由受此大損失。霉頭要觸到瓜哇國哪。你肯給我十分之一。滿身宿債都可清償咧。小谷打趣道。你要十分之一。容易得很。只消將他藏匿一星期。管教孫夫人拿着五千金來向你贖夫。綠意笑答道。只怕做蕩蕩紅。替強盜割了線頭。至今還等在西牢裏。接着向小芙說道。你們要散席了。我不曾帶琴師。對不起。明天多唱一齣吧。小芙含笑唯唯。一剎那酒闌撤席。有幾個來賓作別先行。綠意執着小芙的手說道。我們大阿姊來了兩天咧。曉得你身困匪窟。害她急得什麼似的。現在你同我回去和她談談。好嗎。小芙訝然問道。誰家的大阿姊。我不記得了。綠意笑道。貴人多忙碌。莫怪你忘記了。就是我

們表姊戈麗娟。今年正月裏。你不是和他一起吃大菜看影戲的。小美恍然大悟。就是那位倏倏的無錫大小姐。人極活潑健談。承她筆記。理無不答。不能不去和她一見的。說着。便向小谷謝酒欲行。桐生向綠意說道。先行聲明。你帶着小美回去。若有三長兩短。要你負責的。綠意笑道。剛從匪窟裏出來。不見得再會綁去的小美。接口道。觸霉頭。常常被綁。還當了得一壁說。一壁走出門來。各坐包車。逕抵新會樂。綠意搶步入房。麗娟正和兩個小大姐在那裏小沙蟹。綠意向她說道。你筆記的朋友來看你了。麗娟丟牌抬頭。見是小美。笑容可掬的說道。恭喜你脫險了。化去了多少金錢。小美以直告之。麗娟道。有錢人上海住不得。勸你還是搬到倏倏無錫去吧。小美打趣道。搬了無錫去。那末要弄得團團轉了。（無錫土白）麗娟含笑說道。現在倏倏無錫和上海差不多。也有遊戲場。大旅社。大菜館。也有長三倏人。么二姑娘。漂白土倏。外加惠山。

尼姑。而且女界酷慕自由。提倡解放。因爲上海常有妙齡女郎爲着婚姻不由而蹈海。有人提議組織媒妁公司。據說東洋也有的。女性要嫁丈夫。只要到媒妁公司去報名。說明志願。將自己最近的四寸半身照片交存公司。他們會替你覓到如意郎君。男性要老婆。也只要到公司中去報名。手續和女性一樣的。那末你搬了去。可以多娶幾個老婆了。小笑笑問道。你去報名沒有。麗娟笑道。公司尙沒有開設。我等不及。早已有婆婆家咧。綠意問道。大阿姊。我不曾聽得有過這種公司。莫不是你孫老瞎三話四。麗娟答道。誰和他瞎三話四。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無錫日報上登過啓事的。發起人是個姓金的女性。而且是個大家閨秀。在學堂裏讀書時候。和一姓朱的男學生。自由戀愛。海誓山盟。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男則云非姓金的不娶。女則云非姓朱的不嫁。等到暑假還家。各向家長前請求同意。不料姓金的父親是個老頑固。



以爲姓朱的引誘閨女。行同無賴。誓不願和他訂結。朱陳姓朱的。央人作伐。空受了一場埋怨。懊喪而歸。朱家裏函約愛人到新世界。當面責她不該背盟負心。金女士告以父親頑固。非我負心。但是家庭雖然專制。吾志已決。活着是你的妻。死了是你的鬼。雖以利刃加我頸。手槍洞我腹。也不能奪我志願。朱家裏說道。好啊。我已得堂上同意。爾父偏不肯原諒你的志願。只有請律師求法律保障。陳淡人大律師是我的姑丈。同往求之。定能成全我倆的婚姻。於是一雙情侶。逕往陳律師事務所。說明理由。淡人即留金女士居住他家。一面通知其父。且邀親友居間調解。有情人竟得結成眷屬。金女士因爲自己受過婚姻上的痛苦。特發宏願。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提議組織妯娌公司。不料當地的教育會和縣議會同他反對。以致至今不曾成立。小美笑道。勇哉金女士。頑固父親。竟被她打倒。可稱得自由戀愛中的急先鋒。惜乎她不會來和我商量。

致使徒發宏願。未收效果。麗娟道。若然和你商量。你有什麼方法呢。小美道。只要換個名稱好哩。妁媒公司四字。是日本名詞的譯音。和中國社會大不合宜。好似慣做小老婆媒人的蟻媒。豈能堂堂皇皇的公開標榜呢。只消改換保障婚姻會。做一篇駢四儷六的緣起。刊登報端。徵求青年男女入會。保你無人反對。而且一般愛慕自由的青年男女。人人要爭先恐後的入會了。麗娟笑道。保障婚姻會五字的確比媒妁公司來得堂皇冠冕。孫老你爲甚不在上海發起呢。小美答道。上海地方發起保障婚姻會。莫說無人入會。連帶鬼都不來的。麗娟問道。怎見得一定無人入會呢。小美答道。你瞧時事新報的本埠新聞欄內。沒一天不有兩三起離婚訴訟。離婚既成了時髦風氣。女郎改嫁。算做時下風俗。憑他是闊閩名門。夫婦一語不合。馬上請律師索贖養。辦離異。今朝簽字。明朝就訂條件。擇日舉行合巹禮。有一個辦過三次離婚的女郎說。借棧房。看花

轎。舉行半新半舊的結婚禮。爲人生第一快樂事。這句却是實情話。古人金聖嘆最喜入學做親。他補了博士弟子員。有意弄筆頭革去秀才。下一次入場。又以第一名入泮。便把老婆趕回家裏。等到入學那天。再用花轎娶回來。現在的時髦女郎比較金聖嘆更會白相。金聖嘆假做親。想透了是沒趣味的。她們却是實地實做。當真換一個老公。再來一個合巹禮。再點一對龍鳳花燭。自然興高彩烈。念念不忘。要想一嫁再嫁。常享這新婚密月的豔福。就是富家子弟。也是抱着同樣心理。那末發起保障婚姻會。只有幾個窮措大入會。這個就叫做鄉方處處別。無錫和上海相隔雖則不遠。社會風俗。却大不相同了。說到這裏。忽聽壁上時鐘噹噹敲兩下。小芙立起身來說道。夜深了。我要回去咧。綠意笑答道。這時剛正剝豬糰上市的當兒。莫說你是富家翁。就是我們過了一點鐘。例不出堂差的。你的包車。我已打發回去咧。一剎那就要天明的。不要回去。

了。小芙塔趣道。你買然叫我們車夫回去。那末我們少奶奶要趕來使醋勁打出手了。綠意答道。你們少奶奶趕來。奴也不怕。我吩咐車夫阿六回去說。你在汕頭路雲兒家喝酒散席。已經一點鐘。恐怕路上不太平。纔邀你到這裏。又小麻雀叫他天明來接你回去。就是你們少奶奶這時趕來。見你坐在這裏。也不會打出手的。小芙道。我十多天沒有好睡。要留我須讓大床我睡的。綠意笑道。任憑客便。你到我榻上去睡吧。我和大阿姊同睡在這張烟榻上便了。一壁說。一壁同小芙走到小房間裏。服伺他解衣就寢。綠意坐在床邊上問道。前幾天你一個兒睡在匪窟裏。被窩裏很冷的。可想着你們少奶奶嗎。小芙笑道。沒有想着她。只想着你。打算寫條子叫你來伴我。該殺的綁匪。恐怕你回來報告捕房。不允我叫條子。綠意笑道。你等在匪窟裏。還有叫條子的興緻。只怕上海灘上除了你孫老。找不到第二人了。小芙笑道。這時被窩裏很冷的。你來陪我



下答稱到得不過兩小時。到過你府上不遇。阿六纔領我到這裏來的。說着小芙穿好衣服。同到大房間裏漱盥進朝點。綠意亦然驚醒起身。杏村忽見妝臺上有一冊性雜誌。便問道。這冊可是性慾博士的大作。小芙道。不是。這是中外書局的出版物。現在已被捕房禁止發行了。杏村道。美哥。和你到四馬路去逛。順道到書局家去。買幾本有精彩的小說看看。小芙道。好啊。麗娟道。可容我做你們的跟班。一同到四馬路去呢。小芙笑道。有你這樣漂亮跟班。求之不得。無任歡迎。於是三人正在那裏盥漱。連忙含笑相送。三人一路步行。

同各處。

我們進去一擴眼界。說着三人同步行入。

有便向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漂亮女

員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守財奴廣覓宜男草 裸體女原是自由花

却說蔣杏村家住甯波。擁有四五十萬財產。好算得是個有福之人。不過美中不足。年紀已三十有四。成婚十多年。他老婆許氏。屁也不會放一個。這位許氏人稱壯奶奶。是個大塊頭。醫生說。肥人脂肪大多。不會生育的。杏村心想不到有三。無後爲大。許氏既然沒有生育能力。只好納妾以冀生子。便向許氏提出意見。徵求她同意。不料許氏是個醋娘子。答稱安見我不會生育。經期準確並無暗疾。誰說不會得胎。都是你自己沒中用。不會種子。反爾怪我無能力。豈非笑話。你要納妾。再隔十年。依然膝下無兒。由我作主。討一個會生兒子的小老婆給你。現在莫生此妄想。這一席話。還是前三年說的。這次杏村在家鄉得悉。姑表兄孫小美被綁。他想趁此機會。到上海去游玩幾天。順道覓個宜男美妾。

打定主意。便在許氏前。只說探訪小芙。許氏信以為真。臨行諄諄叮囑。不許嫖妓宿娼。杏村唯唯而行。搭輪船逕抵上海。挈行李直達孫家。孫夫人殷勤招待。杏村聞悉小芙已經贖出。快慰異常。便問芙哥現在那裏。孫夫人答道。昨天早上還家。午後出門。直到現在不曾回來。阿六說他住在新會樂綠意家裏。這種人真是全無心肝的。杏叔你要會他。不妨叫阿六把包車拖到新會樂去的。杏村便唯唯向外。阿六拖着。他直到綠意家。叫起小芙。略敘數語。杏村必欲研究生子問題。便同小芙麗娟。步行至美的書店。向一漂亮女職員問道。久慕你家有性慾出版物的。怎麼這裏一冊性慾書也沒有呢。女職員答道。因為巡捕房禁止發行。性慾書早已燒燬不賣咧。這句是謊言。遇到熟人。逕入客室。悄悄地向他們購買就有的。杏村和他們素昧生平。那裏買得到。當下杏村說。書籍買不到。只好口頭討教。不知性學博士可在裏邊。女職員答道。張先生沒有來。彭

先生在裏邊。不妨進去和他談談啊。杏村應道：「好啊。」費心引道。女職員答道：「後邊就是辦事室。你們進去好咧。」接着，嚶嚶鶯聲似的叫道：「彭先生，有兩位買書的客人要來和你談話了。」杏村便和小美移步推門而入。麗娟說道：「我在外面等你們。以二十分鐘爲度。遲則我等不及要回去的。」小美唯唯答應。那位彭先生是美的書店裏的經理。當下正在查對賬目。瞧見兩人走入，慌忙起立讓座。問姓名略敘寒暄。杏村含笑問道：「寶店出版的性慾雜誌很有價值。惜乎被捕房禁止發售。以後沒有好書看咧。」彭先生答道：「本店出版的都是科學書籍。租界當局誤認爲淫書。正是冤枉煞人。就是性慾問題。屬於生理的。確爲青年男女應有的智識。應該研究的科學。一般早婚夫婦。往往因不明性慾學。縱慾無度。身體斲喪。小則不能生育。大則人悲鶴化。流弊不可勝言。本局爲保障人道起見。發行性學雜誌。不料發行了兩期。就被禁止出版。有志難酬。實在可惜。」杏村

問道。性學雜誌裏討論的第三種水。東西洋的性學出版物上並無這個名詞。究竟是不是精呢。彭先生答道。東西洋的生理學上也都論及。不過未曾假定獨立名詞。渾稱是生殖器中分泌的腺液。實則此水與生育上有絕大關係。年紀到四十以外。大都不會得胎生育。就爲第三種水乾涸之故。要知婦女得胎。必待卵子與精虫給合而成。婦女的卵子。必須得着了第三種水。方能活潑行動。故爾第三種水愈多。卵子愈活潑。得胎更來得容易。這個並不是鄙人的杜撰。實諸生理學家亦莫不爲然。小美僂言問道。男女生殖器的構造大同小異。那末女性有第三種水。男性有沒有呢。彭先生答道。當然也有的一般急性兒。見了妙齡女郎。陽物勃舉。尿道口有一種濕滋滋的腺液流出。這個就是第三種水。一般不明性學的人。妄說他見色流精。殊不知男精從舉丸而出。來時最少有二三茶匙。斷無莫來由流出些兒的。二位以爲對不對。杏村大笑道。聞公

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不過鄙人成婚十多年。膝下無兒。賤體固健。內子亦頗肥壯。這却爲何。彭先生道。女子過分肥胖。子宮口被脂肪壅塞。精虫和卵子不得入內孕育。難望得胎生育。足下還是早納宜男筵室。以延嗣續爲是。杏村問道。俗語說。婦女屁股大爲宜男相。會生兒子。這話靠得住否。彭先生笑答道。古老傳言。洵非虛語。要知屁股大的婦女。她的生殖器亦然格外發育。子宮寬廣。卵子有活動餘地。自然容易得胎了。杏村問道。難道臀部大的婦女。必定生男不會生女的。彭先生答道。生男生女。這個問題極難解決。據泰西某名醫說。精虫在裏爲基。卵子繞外爲本。便成男胎。卵子在裏。精虫在外。便成女胎。臀部大的婦女。卵子活潑。往往外繞精虫而成孕。故多男胎。這不過一種學理。究竟確不確。還須待生理學家解剖證明咧。彭君正在口若懸河。大發議論。不料麗娟在外。等得不耐煩。在門外催促道。我要回去咧。你們走不走。小芙和杏村連忙起

立作別。向彭先生道聲再會。逕出辦事室。麗娟接着問道。你們嘮嘮叨叨談些什麼。小芙笑答道。此地不是講話之所。和你嶺南樓去聚餐細談吧。說着三人逕至嶺南樓。小芙就去打電話招綠意。一剎那綠意花枝招展似的走來。四人同桌聚餐。麗娟笑問小芙道。你們和彭家裏講些什麼。小芙答道。大講其第三種水。我們老表聽得津津有味。還說聞公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誰叫你等在外。面不走進來洗耳恭聽的。麗娟披着嘴說道。我躲在門外聽得的。害我隔夜吃的晚飯都幾乎嘔出來。聽得了要去洗耳的。綠意訝然問道。你們講的什麼第三種水。說出來讓我也長些學問。小芙笑吟吟問道。你要長學問嗎。這種水非口舌所能形容。必得要當場試驗。你等得及晚上試驗看嗎。綠意隨口答道。等不及。馬上試驗看。小芙笑道。可以吃飽了飯。和你就近到老惠中去開房間試驗便了。麗娟含笑僂言道。綠妹。你做了阿木林。上了他的當。還沒有曉得。綠意

說道。大阿姊究竟是什麼水。你也聽得的。噲。麗娟囁嚅着。只是羞於啓口。綠意頰頰催促。小芙掩口葫蘆的說道。大阿姊趕快說出來。爲甚使促狹欲言不語。引得綠意心頭癢癢。兒怪難熬的。麗娟使勁說道。孫老嘴裏的騷水。美其名叫做第二種水。這是性學博士杜造出來的。綠意一壁說道。孫老你使促狹討我的便宜。一壁伸手來擰他的大腿。小芙打趣道。痛煞我了。趕快放手。綠意笑道。吓。手不會觸到你身上。像煞有介事。叫痛了。小芙答道。比不得你有熬耐。觸得你水血淋漓。還只是喔啞連聲。不叫痛啲。麗娟道。出粗落索。這裏是酒菜館。不是放牛場。說出這種話來。阿要難爲情。小芙笑道。我等在匪窟幾乎闖出病來。這時和你們搭趣打趣。大笑一場。身心俱泰。綠意不要認真懊怒啊。綠意就瞪了他一個白眼說道。少有出見的。你要尋快活。不能拿我當資料的。小芙道。不要動氣。罰我一和一酒。不過你須向我一笑。方纔作數。綠意說道。你不老成。不

向你笑。一壁說。一壁嬌然而笑。於是三人也哈哈大笑。本來徵妓侑酒。無非尋歡作樂。當下談笑風生。直到終席。各人面上依然帶着笑容。由小美作東而行。一起回到綠意粧閣中。正擺開菜單。書寫請客片。忽然車夫阿六走來。遞過一紙請客片。小美接到手中。見是桐生在蘭芬老七處請客。只好將自己的請客日子挨下一天。填齊請客片。吩咐主政。來日分送。當下杏村說道。美哥。小弟常抱伯道之憂。終非了局。這次來滬。一則是慰問老哥。一則是想覓個宜男小妾。你是風月場中的老資格。托你代爲物色。定能如願以償。小美答道。宜男相的女子。多得車載斗量。不過被尊夫人曉得了。向我問罪起來。這却吃不了。只好兜着走的。杏村答道。她已表示不干涉。你儘管放胆物色。小美問道。是否一定要處女。還是可以隨隨便便的。杏村說道。自由時代。貞操早已打倒。處女與否。不成問題。只要保得定會生男傳代的。小美便向主政阿巧問道。阿巧姐。你婆

婆媽媽認得的不少。托你領幾個大屁股姑娘來看看。若然成交。從豐酬勞。阿巧答道。小家碧玉是多得很。明朝上半年。請到這裏來看相。不過大屁股是難覓的。只要唇紅齒白。氣血旺。身體強。保你腳趾頭碰碰。也會生得三男四女。哪。那末我是老實人。先要請教蔣老。整備多少身價呢。杏村答道。看貨色。定價值。預先有了限制。反爾不便。最好你此時就去領幾個來看看。阿巧凝想一回。立起身來說道。你們請寬座一回。我去領來啊。說罷。扭着頭頸出門而去。原來她年紀雖已三十多。却是風騷入骨。烏師車夫。只要是年力精壯。她都要攀相好的。當下隔了一回。阿巧同着兩個小家碧玉走來。含笑向杏村說道。蔣老。你瞧這一對蘇家姊妹。生得阿要討人歡喜。言下。指着一個梳愛司髻。穿長馬甲的說道。這位是月娥姐。今年十九歲。你瞧她頭上青絲好似烏雲。一張嘴小得橄欖也塞不進咧。又指着一個穿旗袍梳辮子的說道。這位是她的妹妹。閨名叫

月媛二八年華。出落得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生得阿要勻稱。杏村瞧那月娥頭髮生在額角上。滿面苦相。好像在那裏哭泣。又看那月媛生就個橄欖面孔。顴骨高聳。一定命硬剋夫的。兩個一雙都不合眼。便向小芙問道。這兩個都不合意。給她們兩元車資。發嗎。小芙點點頭。杏村便摸出兩張小票。遞給阿巧姐道。這是車資。叫她們回去吧。阿巧鑒貌辨色。早已曉得杏村不中。便將兩塊錢授給蘇氏姊妹送到門口。姊妹倆很快活的回去。本來給人一看。就有兩塊錢到手。正是大好生意經。姊妹倆回去不提。且說阿巧回到房間裏。小芙向她說道。怎麼你去弄這兩個母夜叉來的呢。阿巧答道。你們點戲要大屁股。蘇氏姊妹的屁股都大得了不得。小芙笑道。不能發專取屁股大。究竟要看面貌美不美的。阿巧笑答道。好佛在後殿。來快呀。等着瞧吧。小芙道。你預先說明了。免得再臨時介紹。阿巧道。住在八仙橋的金媛媛。渾名叫何仙姑。今年十九歲。想吃天

鷄肉的不知道有多少。她老子娘後半世要靠她生活的。要拿到四千聘金纔許她出嫁。因此延擱至今。面孔保你看得中。屁股雖不大。私處已經生過兩個。我做媒人。還可保生兒子。好得是偏房小妾。不是處女。不要緊的。話聲未絕。只見一個裝束入時。面貌妖冶的截髮女郎。漫條斯理的走進房來。向阿巧笑吟吟叫道。巧阿姨常久不見。望記得我什麼似的。你益發少嫩得多了。難道你在那裏退縮過日子。阿巧搭越道。打算問你何仙姑討些仙丹。吞了可望長生不老。一壁說。一壁瞧那杏村目不轉睛的。自頭到足。仔細打量。見媛媛生就個鵝蛋臉。長眉入鬢。目如秋水。鼻若瓊瑤。口若櫻桃。齒如偏貝。頸若螭鱗。穿一件玄色毛葛的旗袍。白絲襪。高跟黑皮鞋。露着半截雪白的手臂。黑白分明。格外顯得美麗。小美也把她面容諦視。覺得似曾相識。仔細思量。恍然大悟。那金媛媛是在美化學校裏做過模特兒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守財奴廣覺宜男草 裸體女原是自由花

交賣她。并向她索還首飾衣服。一時鬧得烏煙瘴氣。虧得二房東出來調停。向倪阿根勸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你們琳姑正當出嫁之年。還是讓她住在這裏。托小阿姨物色個如意郎君。你的心願也可完了。阿根牙癢癢的說道。她已非黃花閨女。那有人要她做老婆呢。二房東答道。原配續娶。雖然輪不到。像她出落得這般嬌滴滴。越顯紅白。肯做偏房小妾。管教你爭我奪。還可撈得一筆聘金咧。倪阿根太息說道。好好一個清白姑娘。被她領到上海來。不過三個月光景。已經弄得身敗名裂。不可收拾。現在生米已煮成熟飯。只好聽你的勸。承你二房東娘娘熱心。索性把我們琳姑寄托你。費心替她覓個終身之靠。接着指了小阿姨續言道。這個人面獸心的堂答。今世裏和她斷絕往來。不知她自問良心。可對得住死在黃泉的阿姊嗎。二房東娘娘說。你也不要動怒了。琳姑娘準定寄在這裏。有了如意郎。寫信請你來做主婚人。不過你打算要多少聘

金呢。倪阿根伸着五個指頭說。五百金諒來有受主的咧。二房東娘娘說。琳姑人品生得好。五百身價。確實是殺半價。足值千金哪。所以此刻琳姑仍舊住在二房東那裏。小芙問道。你怎樣知道得這般詳細呢。陸媽答道。我和琳姑原來相識的。有一天。我從寶昌路經過。琳姑立在門口。我問她可是搬了上海來咧。那末她就把手文這一席話。一五一十告訴我的。小芙道。杏少爺打算討個姨太太。你既然和琳姑認識。明天早上。你去領她來。不妨老老實實向她說明。果然杏少爺看了合意。依她五百金。另外給你五十元媒人錢。倘若看中。給她一塊錢車費。陸媽聽得有媒人錢到手。快活得什麼似的。說道。守到天明。就可去領她來看的小芙笑說。清清早起。趕到人家去算什麼呢。吃過了早點心去正好咧。陸媽唯唯答應。回到房間裏。收拾針線。登床睡覺。小芙引着杏村到亭子裏間。床鋪早已安設。杏村也就解衣安睡。小芙同着夫人。登樓就寢。一宿無

話已到來朝。那陸媽睡在榻上。心罣着有五十塊媒人錢到手。成交與否。還待見面而定。却她以爲必定成功。預先肚裏分配五十金的用法。打算二十金做一口壽器。十金做幾件壽衣。餘多二十金。她想藏在腳籃裏。只怕被倒馬桶阿三偷去。放在衣袋裏。又怕早晨到小菜場買飯菜。被剪綰的扒去。害她思想。一夜不曾合眼。聽得鄰家鷄聲喔喔。連忙一骨碌坐起身來。披衣下床。她睡在樓梯底下。看不出早晚的。走到客室中。光線微弱。太陽還未上昇。等了一回。趕到灶披裏。拿了竹籃。喚起車夫阿六關門。她急煎煎的到小菜場。小販還沒有到齊。你想纔敲六點鐘。鷄鴨魚蝦都買不到。只好兀立着守了二三十分鐘。方得買齊飯菜。回到家裏。匆匆忙忙燒稀飯。忘却了加水。直到聞得了烏焦氣。始立起身來。揭開鑊蓋。見隔夜賸餘的白飯。都變成了黑飯。連忙加水煮透。拿着大碗盛來。裝飽了肚子。方纔梳頭洗臉。平日裏她本先洗臉。後進早餐的。今

朝心無二用。纔弄得顛而倒之。六神無主。好容易挨到鐘鳴八下。聽得杏村起身了。忙將臉水送入。便笑吟吟問道。杏少爺。我去領琳姑來看啊。杏村唯唯點頭。她便急煎煎趕出門來。一個轆頭。奔到寶昌路琳姑的住在所。你想她年紀已經五十六歲了。還加向來有咳嗽病的。這時奔了急路。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幾乎斷氣。琳姑見她推門而入。便叫道。陸家嬌嬌早得很。吃過早飯沒有。陸媽等待氣平了。方把來意說明。琳姑初尙怕羞不去。經二房東勸告道。既是你自己的熟人介紹。正是大好機會。豈不輕輕放過。琳姑方纔修飾整齊。跟着陸媽逕到孫家。孫夫人下樓招待。杏村同小芙把她仔細打量。見她生就小圓面孔。肌膚白淨。體態婀娜。妙不過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黑白分明。迎人欲笑。身段不肥不瘦。不長不短。恰到好處。髮髻已剪去。穿一套青灰嘩嘩的襖褲。平心而論。確有七八分姿色。杏村看了非常愜意。小芙也說。頗具宜男相。五百金確是便。

宜的。杏村便向陸媽說道：你去問她有無條件。不妨直說。陸媽便興高彩烈的走到琳姑身邊，湊着耳朵低低說道：杏少爺問你有無條件。不妨直說。琳姑說道：沒有條件。就托你寄信到我們家裏。叫我父親來說話。話休煩絮。當下杏村付了五十元定洋。琳姑別過孫夫人回去。陸媽就叫杏村寫信。將倪阿根邀到上海。當面署券。人洋兩交。杏村爲防夫人反對。就在小芙家間壁。賃屋作藏嬌之所。兩人如魚得水。同居了兩個月。由小芙邀請杏村夫人到滬。替杏村疏通訂定條件。上半個月歸蔣夫人當夕。下半個月歸琳姑娘當夕。方得一同回轉甯波。表過不提。迴筆要說本書的主人翁莊小谷。等在上海。日日花天海地。樂而忘返。家中有過信來催歸。她只是不理會。那素貞和他分手時。約定隔兩個月回杭。現在挨過了三個月多咧。素貞便連來四封催歸信。并說再不回去。要來找尋了。小莊還只是不走。却巧周吉相有姑蘇之游。便約他同行。由蘇州搭

四十二回 村姑少智失身喪財 妓女多情餞行設席

七二

輪船回杭。那雲兒已和小谷攀過相好。親熱非常。聞悉他要回去了。便在粧閣中設筵餞行。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春蠶作繭誓死方休 彩鳳隨鴉矢志不二

滬上妓院慣例。只有嫖客在粧閣中張筵請客。倌人們只有叫幾樣菜請嫖客吃便飯。就是遇到做生日。也是嫖客作東道主。在她們粧閣中碰和吃酒。滬諺稱謂做花頭。今晚雲兒破例由她作東道主。叫了一桌燕窩席。替莊小谷錢行所邀陪客。都是小谷日常打淘的老友。如桐生、吉相、小芙、九如、秉成等五人。下午十時入席。也都飛箋叫局。和嫖客做花頭差不多。不過雲兒列席作主人。翁殷勤勸酒。並不唱戲轉局。弄得幾個出局倌人莫明其妙。吉相叫的迎春老三。小名喚做快嘴丫頭。便向雲兒問道。老八、你今朝坐起了主位。像煞有介事。什麼路道。雲兒笑答道。你的眼孔太小了。難道我雲兒窮得一席酒錢都沒有。做不起東道主的。還是派定我們只能侑酒唱歌。做不得席上客的。迎春老三道。

喔唷。兇得狠。我問得一句。却受了你一場埋怨。這也從那裏說起。接着向周吉相問道。周老。老八究竟是什麼路道。謝謝你告訴了我。免得我疑團莫釋了。原來他是吉相叫來的。當下吉相說道。西廂記上的長亭餞別。你懂得嗎。迎春老三大笑道。原來是餞行酒。向來妓院中沒有這個例的。叫我那裏想得到。虧得老八是自家身體。自家鋪房間。纔能覈學時髦。替恩相好設餞行。像我們寄人籬下的。就辦不到。前幾天有個天津客人。搭輪北歸。隔夜落船。我去送行。多坐了兩個鐘頭。回來還受了我們二阿姨的埋怨咧。雲兒老八披嘴說道。你這種餞行。忒嫌道地。延挨兩個鐘頭。作什麼生。迎春老三無言可辨。只好用別話岔開道。人家稱我快嘴丫頭。像你八阿姊。這張伶牙俐齒。好稱得刻薄丫頭了。今朝你是東道主人。不來和你搭趣了。請你做一個拳莊。輸了拳酒。要自己喝的。若然沒酒量。不敢出拳。這是坵台。覈不到做東道主人翁。雲兒老八道。怕你

不成。倒莊起。和你先豁四拳。輸兩拳。喝一杯。大家不準叫人代酒。不過我做了莊。你也要做莊的。迎春老三笑道。算數。請周老做監拳。雲兒說道。不能設有勞周老。理當由莊老做拳場公正員。小谷僂言道。我和吉相同作監拳人。說着。執壺斟酒。於是雲兒和迎春倆。五對八馬。鬧了一回。各喝了一杯。小谷曉得雲兒要他做公正員。無非爲自己利益計。故爾替她篩酒格外淺。只有小半杯。迎春大譁道。公正員監拳不公。罰酒十大杯。小谷笑問道。可是說我篩酒不公。正你瞧。酒杯篩得一。樣。任人擇淺而喝。有什麼不公。請在座諸公判斷。桐生說道。媽媽虎虎點好。多喝了酒。要作嘔的話。休煩絮。當下房間裏。拇戰聲。絃索聲。歌曲聲。鬧做一團。直到鐘鳴十二下。始得酒闌席散。叫來的花葉。早已告歸。來賓中小美和九如。首先向雲兒謝酒。與諸友作別而歸。不料隔了一回。九如去而復來。向小谷說道。今晚滬埠特別戒嚴。諸公都不能回府。我們來打小麻雀。

好嗎。雲兒和主政老大接言道。小沙蟹吧。我們也來的。大家都表示贊成。那桐生正在榻上吞雲吐霧。霍地丟槍起立道。我只要吃一隻小蟹。老蟹你們吃好。咧。吉相笑道。只有一隻小蟹。已經被人把蟹臍都扳開了。難道你想搶來吃嗎。未免說不過去。吧。說着。老大拿小牌來。四男一女。入座沙蟹。這個勞什子的輪贏。能大能小。底錢只有一個銅子。沙蟹却十元八元無限制的。四個嫖客都拿出五塊錢來。主政老大。只有兩隻大洋。雲兒身邊只有四毛錢。小谷笑道。四毛錢那裏穀呢。我來借十塊錢你吧。一壁說一壁摸出兩張五元票。雲兒接到手中。藏過了五元。說道。我是阿木林。你們不作興偷我雞的。桐生打趣道。老八我們偷雞。可許小谷偷扇呢。雲兒順手向桐生手腕上刷的一記。說道。姚老。你再瞎三話四。要擰你的嘴巴了。這下。各人面前牌已發齊。雲兒仰着一隻愛司。合着一隻八。小谷仰着一隻二。合着一隻愛司。桐生一合一仰都是七。雲兒出價。

四毛錢。小谷跟進。桐生加滿一元。三人都派司。只有雲兒和小谷跟進。再發第三隻。雲兒又是一隻愛司。變成一對。小谷一隻。六。桐生又發着一隻七。變成三隻頭。就將五塊錢一起拿出。說道沙蟹。小谷派司。雲兒面前一對愛司。捨不得派司。便向桐生問道。你是偷鷄嗎。桐生笑答道。正是偷鷄。你拿出五塊錢來和你跑馬。（連發牌。不出價。叫做跑馬。）小谷僥言道。不要上當。派司吧。雲兒道。還有兩隻牌看出。偏要和他比一個高下咧。於是出注發牌。兩人仰轉比較。雲兒依舊一對愛司。輸去五元。只好再拿出五元來。直到天明結束。雲兒輪得畢的生司。小谷大贏。檢點三十六元。便一起塞在雲兒衣袋裏。雲兒笑道。這是你們的財運。不能給我的。一壁說。一壁還給小谷。小谷執意不收。雲兒道。借項總要還你的。小谷道。十塊錢算來下脚吧。雲兒道。謝謝你。那末立刻要和你分別了。你何時再到上海來呢。小谷答道。遲到秋季跑馬時候。準定來滬。雲兒掄着指

頭說道。遠隔半年。豈不要望穿我的眼底。最遲到中秋前後。你要來滬的。小谷唯唯答應。於是四人一同向外來。雲兒直送到門口。執着小谷的手。依依不捨。這倒並不是假惺惺作態。他們倆確是真愛情。雲兒是自己身體。打算隨小谷以終老。小谷爲着老母不許納妾。故爾說。且等回家取得堂上同意。再來接。雲兒信以爲真。所以要約早日來滬。那桐生坐在車中。見雲兒拖着小谷。捨不得分離。便道。老八。滬杭火車便當得很。當日可以來回。你若罣記小谷。儘可到杭州去找他。何必依依不捨呢。雲兒方纔放了手。小谷登車。向雲兒說道。和你八月再見。於是兩輛汽車。嗚嗚的去了。雲兒回到房間裏。暫且擱過。且說吉相回到事務所裏收拾行李。原來他是個大律師。這次到蘇。是替人出庭辯護。那小谷和桐生同車還家。將行李收拾了。向桐生夫婦誠懇道謝。桐生吩咐車夫相送。親自送到門口。說道。你到了杭州。給封信我。或者我要來杭游玩。咧。小谷

說道。接到了我的信。務必來杭的。哪再會罷。說着。汽車疾馳而行。直到吉相事務所門前停下。吉相聽得車笛聲。走到門口說道。小谷和你同車好咧。何必要兩輛汽車呢。小谷連忙走下車來。賞了車夫十塊錢。車夫阿二將行李搬到吉相車上。謝過小谷。開車回去。吉相和小谷同車。逕抵南火車站。將行李給票。兩人買票登車。在二等室中坐下。話休煩絮。小谷此行。是被吉相硬拖着走的。他因貪戀雲兒。不肯離滬。桐生接到了郭春帆兩次來信。托他設法將小谷催歸。那末桐生便和吉相定計。拖他赴蘇游玩。順道搭輪回杭。當下車抵蘇州。兩人同到閶門惠中旅館開房間住下。吉相馬上打電話請當事人來接洽。隔不多時。一個時髦姑娘推門而入。吉相殷勤招待。小谷把彼美仔細打量。約摸二九年華。截髮時妝。眉清目秀。肌膚白淨。旗袍革履。好似個大家閨秀。聽她講話。却是上海白。所談公事。聽不清楚。但知是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守待女郎去後。

纔向吉相問道。彼美是誰。看她像個大家閨秀。爲什麼拋頭露面。和人訴訟呢。吉相笑道。她是上海灘上第一個自由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階級制度。一古腦兒都被她打倒。拋棄了豪富家庭。跟着一個窮措大。逃到蘇州。不料被她的胞兄趕來。把她的情人捉將官裏去。現已判決監禁一年。她捨不得情人。獨居牢獄。托我提起上訴。小谷道。誰家生此愛情專一的女郎。自由戀愛史上。可以放一異彩了。吉相太息道。愛情雖然專一。可惜所遇非人。否則。當此自由時代。既然男貪女愛。便是純粹的和姦。法律所恕。不會判決一年監禁了。小谷問道。請你宣佈兩造姓名。既經法庭判決。曉得的人也多了。何必替她包瞞呢。吉相答道。她的戀愛史。說來話長。你不嫌煩絮。待我細細地講給你聽。彼姝是上海富室千金黃慧如。和家中的男僕陸根榮。自由戀愛。卿卿我我。儼如夫婦。後來慧如與富商貝氏子。訂結朱陳。慧如雖曾表示不願意。家長不依。徒喚奈何。

不料隔不多時。黃陸的戀愛史。竟會傳入貝氏家長耳中。馬上撤銷婚約。你道貝氏如何會得悉這段秘密史。原來根榮的嬌娘陸媽。也在慧如家幫工。偶然與慧如母親口角。遂被攆走。陸媽以爲慧如既知我曉得她的秘密史。必然要替我設法挽回。等在原薦頭店裏守了三天。杳無音信。銜恨回蘇。托人薦到慧如未婚夫家幫傭。把慧如的醜史。在主人面前和盤托出。好姻緣就此拆散。慧如胞兄得悉妹子與根榮有染。立地將根榮攆走。不料根榮於深夜潛入黃家。向慧如借款。擬在近地裏經營烟紙店。兩人仍可暗地往來。慧如慨然贈以首飾數事。約值千金。次日即被老母查悉。擱以耳刮子。大加辱罵。慧如老羞成怒。於半夜裏捲款潛逃。和根榮同赴蘇州賃屋同居。即被慧如胞兄追趕來蘇。探悉他們的住處。把根榮捉將官裏去。科以奴僕誘逃主婦罪。監禁一年。慧如會請律師辯護。不生效力。此番托我提起上訴。訴狀早已送入高等廳。明天要開

庭了。所以我今天趕到這裏。小谷大笑道。這倒是一件極香豔的風流案子。可惜一塊肥羊肉落在狗嘴裏。吉哥。你縱精通法律。無如刀奴誘姦主婦。風化攸關。就是上訴。亦然要失敗的。吉相答道。當律師的。不管案子的勝敗。只要送手續費來。不論烏龜賊強盜。都肯替他們出庭的。好得案子的勝敗。與我們本人的名譽。渺不相關的。兩人有一搭。沒一搭的直談到黃昏時候。同往西菜館聚餐。小谷說道。金閨多佳麗。蘇幫妓女。全國聞名。你原是蘇空頭。托你介紹一個標緻倌人來看看。免得兩個人很寂寞的。吉相問道。你喜歡大的。還是小的。小谷答道。小大不拘。只要美而豔。吉相拿過局票。凝想一回。提筆寫桃源坊真真下填周代。自己寫鴨蛋橋月娥。紅箋飛去。月娥先來。唱了一隻小曲。和吉相搭趣了幾句。告辭而去。仍不見真真到來。便差堂倌去催促。回來說。剛正擺檯面。再隔十分鐘來呀。等了一回。真真掀簾而入。先叫聲周大少。可是今朝來的。

相一壁唯唯答應。一壁指着小谷說道。這位莊大少。久慕你的美名。特地托我介紹。請你來一親色笑。真真便在小谷身傍坐下。烏師已在那裏拉絃了。真真便向小谷問道。唱什麼。小谷笑答道。隨便。真真便唱了一段天水關。車夫手中一疊局票。遞給冷葉老三。真真便立起身來說道。兩位大少對不起。奴要轉局去了。說着一溜烟走了。小谷道。這樣時髦。少有出見的。吉相道。她是金閨第一個紅倖人。夜夜有五六十個堂唱。不得不一到就走了。說着。吉相會過酒鈔。回寓安歇。話休煩絮。等到天明開庭。弄得吉相垂頭喪氣。原來審判長嫌比原判太輕。改判陸根榮監禁二年。黃慧如懊悔得什麼似的。平白地耗費了上訴費用。反害根榮多坐一年牢獄。於心不忍。親往探監。慧如說道。弄巧反成拙。打算弄你出獄。反害你多受一年痛苦。現在木已成舟。無可挽回。我想住在姨母家裏。終覺不便。打算住到你吳塔家裏去。將來生產時候。搬往產科醫院。你以為

好嗎。根榮答道。隨你的便。我等在這裏。外面事情概置不問。慧如只好作別退出。第二天就往吳塔和根榮之父同居。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桃源坊名妓軒眉 虎邱山英雄露臉

却說黃慧如是個富室千金。一時受了陸根榮的誘惑。發生戀愛。腹中留下一塊肉。不得已跟他捲物潛逃。常言說富的不得知貧的苦。想根榮家裏總可勉強居住的。不料到了吳塔。吃的是青菜豆腐飯。睡的是破舊松板床。你想自小嬌養慣常的千金。怎能過得來這種鄉村苦生活。到此方生噬臍之悔。心想根榮如此窮困。生下了孩子。莫說雇乳娘。就是我自己撫養。衣食不周。怎能挨得過。母家雖富。我跟了姓陸的。有何面目回見母兄面目。想到這裏。只好背着人。噙泣。後來虧得某工程師。敬她立志堅決。憐她處境困頓。買掉往訪。見她面貌黧黑。形容憔悴。已像村姑態度。便勸她速往產科醫院。可保生產時不發生危險。並贈以衛生衫褲。以備臨蓐之用。慧如即欲隨他來蘇。不料根榮之父不放。

他走。某工程師回到蘇州。即請慧如姨母。派人到吳塔迎她來城。即入蕭家巷志華產科醫院居住。一般好事者都往請見。滬上各戲院。都編排黃陸的戲劇。這是後話。未來先說。表過不提。且說小谷和吉相。當日得高等廳出來。等到回轉惠中旅館。即有廳律師投謁。和小谷在上海也同席過兩次。見面略作寒暄。廳律師即拖着他們倆。同往桃源坊真真家酒敘。一剎那來賓到齊。擺檯面入座。叫局侑酒。乃是妓院慣例。犯不着去描寫他。這當兒蘇州剛出了一件新聞。座上適有個報館主筆何介然。吉相便向他問道。介翁可曉得某報館發起的媒妁公司。可曾成立。介然笑答道。居然成立了。不過名詞改換了。婚姻介紹部。某報上登過一則啓事。我剪在這裏。一壁說。一壁從小皮夾中抽出一張字紙。遞給吉相。大家聚着觀看。只見寫着。

日本東京。有結婚介紹所之設立。東西各報。亦有婚姻調查之組織。辦法良



善。有口皆碑。本館爰師其意。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提倡改良。自由結婚之先聲。謹防蕩檢踰閑之行爲。想天下之爲人父母者。亦必贊成是舉也。

結婚介紹部章程

- 一、凡我青年男女。有志求婚者。均可函請本館辦理。分甲乙丙丁四種。
甲) 男女兩方面。已經同意。而未得父兄許可者。本館可爲執柯。
乙) 男或女之一方面。欲與其意中人。結成佳侶者。本館可代向其父兄求親。
丙) 父兄方面。爲子女配婚。欲調查新郎新婦之家庭真相者。本館當爲切實之調查。
丁) 男或女。請求登報求婚者。
- 二、本館對於甲乙兩種請托者。接到函件後。立即派員分別探訪。倘雙方均身分確實。品行端正。卽由本館商得男女兩方家長同意。擇期訂婚。願作證人。並贈給本館特製證書。

三、凡訂婚者。結婚各種禮式。須照本館規定。一切從儉。可借本館演講廳舉行。并由本館精製新郎新婦照相銅版。登報端。

四、如欲請托本館辦理者。由委託人自具雙方履歷及其照片。并手續費若干元。送至本館。否則無效。

大家看罷了這則章程。一陣哄堂大笑。小谷發言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個勞什子。在中國境內。可說得千古未有的創舉。那真真是個女學生出身。略知文義。便向吉相手中。取過那張啓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披着嘴說道。看他四條章程。只重在手續費若干元六個字上。社會上賺錢的方法多得很。爲什麼異想天開。要幹這個勾當呢。小谷問道。你說賺錢的方法多得很。請你明白宣佈。讓我也好依着你的話。賺幾錢用。真真笑道。我說了出來。你一定要去幹的啊。保你只會賺錢。不會蝕本。真是大好生涯。小谷催促道。心癢煞咧。直截了

當的說出來。噫。真真笑吟吟說道。上海的鍾雪琴時髦得很。據說每晚有十多個堂差。每月有四五百金收入。簡直是天下營生第一。現在蘇州地方。屁精堂子。尚沒有人開辦。你趕緊組織自己老闊兼本家。保你營業發達。身邊的銀元。常常麥克麥克。接着向何介然說道。何老你是大主筆。請你替莊老起草宣言。諒你大才落落。不難一揮而就。說着遞過紙筆。含笑催促道。趕快寫。噫。冷不防被小谷伸手奪去。向真真打譚道。你這樣要緊。莫不是前後門都想找和尙出入嗎。真真答道。誰和你瞎三話四。因你要學乖。我纔和盤托出的告訴你。這是正正經經的生意。經。你們都從上海來。鍾雪琴有無其人。你們也都曉得的。你不願做兔子。老實對我說。我還有別的方法。咧。話聲未絕。主政阿巧姐奔進房來。面容失色的向真真說道。許多警察要闖進房來。搜查顧三少。那末要急急煞人了。真真年紀雖只有二十歲。因為等過多年學堂。到過北京。擅長交際。老於

閱歷當下聽了阿巧一席話。條的立起身來。走到房門跟前。一手叉着門。向外面的巡官詰問道。你們夤夜到來做什麼。我們並不是土倡私窩子。堂堂皇皇出了花捐做生意。房間裏都是體面客人。在那裏酒敘。並無什麼顧三少在座。你們儘可等在房外查看。倘若買買然闖到我房間裏。人多手雜。失去了珠鑽。要你負責賠償的。這裏大律師多得很。隨你請那一位作保。那個方巡官聽說。嚇得不敢入房。探頭打量一周。果然沒有顧三在座。只好帶着一班警察回局。小谷便向真真問道。顧三少和你什麼稱呼。犯了什麼案子。巡士要來拿他呢。真真尙未發言。忽然何介然搶先說道。是她的窩心朋友。一定藏匿在小房間裏。否則何用叉着手不許他們進來呢。真真道。你和他也是朋友。如今他犯了人命案子。不去幫的忙。還要等這裏說的風涼話。被警察聽得了。轉身進來搜查。這班巡士都是賊頭賊腦的。順手牽羊偷了我的東西去。你得住他和我嗎。

小谷含笑說道。稱願三少叫他。阿要親熱。究竟他犯了什麼命案。巡警要拿捉他。要來搜查他呢。真真笑答道。奴說了一個他。你生出了無數的他。你要曉得他的案子。停一回兒告訴。現在只怕有便衣偵探走來。聽得了。不是要的小谷說道。你這樣半吞半吐。引得我心頭癢癢。兒怪難熬的。同你走到小房間去。說我聽。外面不會有人聽得了。說着立起身來。移步欲行。却被真真一把拖住。向他扮了一個鬼臉。低低說道。你坐着。我來告訴你。三少是綢舖子裏的老闆。前天他店裏的工人全體罷工。要求改良待遇。工人在工會裏開會。請他出席磋商。忽然互相爭論。工頭高聲喝打許多工人。一窩蜂擁來。三少恐怕被他們打死。只好拔出手槍開放。打死了工人孟五。他便脫身而逃。各工人便提起訴訟。於是司法警察會同馬路巡警。到來搜查了。小谷打諢道。啊。真真苦惱。真真接口道。告訴了你。又來尋我的開心了。小谷答道。誰和你尋開心。殺人者死。

律有常刑。顧三開槍打死了人。那得不要抵命。那末你不見了窩心朋友。豈不苦惱呢。真真答道。有錢使得鬼推磨。天大的官司。只要地大的銀子。殺了人也可不抵命的。現在已托陳律師和尸親接洽。不久要和解了。小谷問道。既然可以和解。顧三何必再要逃避呢。真真答道。說來話長。死者名呂昭生。家有妻母及兄長和子女各一。當時三少見已打死了人。就托陳律師叫屍兄昭根到事務所裏。接洽和解。允許撫卹三千元。昭生薪工。仍按月支給。到其子成年為止。昭根已允諾。但須回去徵求昭生妻王氏的同意。不料昭生的阿舅。教唆阿姊不要和解。請律師遞狀催請提訊。於是出票拘人。三少本擬投案。以爲有律師辯護。不至於抵命的。却被我竭力勸阻。教他不是避開的好。一則可以省去一筆私費。二則容易解決。三少就依言避匿。不料短命巡警。偵悉三少。平日問天天要到這裏來的。所以到來搜查。小谷便向吉相問道。你看這件案子。可以不

抵罪嗎。吉相答道。救生不救死。法律所許。顧三既肯從重撫卹。一定可以和解。不過死者老婆作梗。須有人去向她當面開導。提醒她收回撫卹。則後半世不愁凍餓。若然要人抵罪。撫卹分文沒有了。叫她孰得孰失。仔細思量。管教同意和解。這一席話。吉相原不過據事直談。不料真真記在心頭。等到酒闌席散。賓主陸續告歸。真真連忙走到小房間裏。向顧三問道。司法巡警來尋過你的。你聽得我拒絕他們嗎。顧三答道。你的胆子大得很。一席話竟把他們揮諸門外。換了胆小的人。嚇得逃也來不及。我此刻決不會等在這裏。早已捉將官裏去了。真真問道。呂昭生的老婆周氏。住在虎邱什麼地方。明天我替你去勸她和解。顧三答道。住在山塘橋相近。門牌號數。吾也不曉得。到了那裏可以問訊的。真真道。我末單槍匹馬替你出去衝鋒。你等在這裏。不許轉我們素妹的念頭的。原來真真有妹曰素素。姊妹合作。現在這裏做冶葉。年華二八。面貌和阿姊

差不多。風騷入骨。瞧見顧三人品風流。纏頭浪擲。一眼看上了。不管是阿姊的恩相好。常常和他打諢。顧三本想一箭雙雕。故爾真真要預爲叮囑。顧三答道。並不是我要轉她念頭。是她在那裏轉我的念頭。你明天好帶着她同去的。真真道。既然她在那裏看想你。那末女想男隔重衫。脫去了她的短衫。就可和你如此這般的。以後你不要和我膩在一張榻上。攪着腳兒講情話。顧三笑道。不用吃乾醋吧。你明天到虎邱去。若能說得屍親答應和解。等到案子解決。馬上和你擇日結婚。條件樁樁依你。真真道。算數。一定替你辦到和解。不過我的事情。你不能數再推三阻四的。顧三道。你替我如此出力斡旋。社會上人人曉得。莫說應該當你老婆。用花轎迎娶。就是當你母親接回去。也無人批評我的不是了。真真聽了這一席話。眉花眼笑。快活非常。捧着顧三的面頰。捧了個甜蜜香吻。說道。和你小房子裏去吧。住在這裏不窩心的。顧三答道。好啊。不知馬路

上有無流氓守着。你先去打個探看。真真便一溜烟奔到桃源坊口。只見五六個流氓聚在桃源坊口的粥店裏。一個叫做春春的一見真真。虎吼也似的跳到她身邊。只道顧三也在後面。及見衛中人影全無。便向真真問道。真小姐。可是到小公館去睡覺了。我來送你去啊。真真道。謝謝你。我的小公館還未曾造好咧。我是來尋叫賣桂花白糖粥的春春搭趣道。賣糖粥的被巡街捕拖去了。就白粥吃吃吧。真真嘴裏回答粥白不好吃的。脚底却已揩油似的奔回家中。向顧三說明。當晚就睡在房間裏。來朝真真清早抽身。喚起素素。一同盥漱。吃過早餐。更換衣服。姊妹倆雇舟。逕抵虎邱登岸。一路問訊。到呂昭生家裏。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等四十四回

桃源坊名姝軒眉
虎邱山英雄臉

九六

第四十五回

小姨吃醋破壞有心 大婦施威敲撲隨意

却說真真捨不得恩客顧三吃官司。特地帶着胞妹素素。趕到山塘上呂家。向一個身穿重孝的婦女問道。你可是呂昭生娘娘。王氏答道。是的。小姐。你們府上是那裏。真真答道。閩門桃源坊。我是顧三老闆的親戚。因為曉得你們昭生死得可憐。三老闆也是出於無心誤傷。非常懊悔。所以托我來勸你。三老闆肯從優撫卹。三千整款外。每月還貼三十元日用。到你兒子十六歲爲度。包在三老闆身上。雇用你兒子。薪工格外從優。那末昭生雖死。你們母子倆的生活費。却有三老闆擔任。可以高枕無憂。旁人的閒言閒語。你莫去聽他。你仔細思量。若然執定要打官司。銀錢半文沒有到手。就算完全勝訴。你們母子倆以後的生活費。向誰索取呢。你是女我。也是女。常言道。猩猩惜猩猩。所以專誠趕來勸。

你。若然聽我的說話。馬上跟我進城。和陳律師接洽。三千元撫卹費。就可當面給你存放可靠的錢莊上。每月也有十六七塊錢利息哪。王氏聽說。沉吟了一回。答道。既承小姐特地趕來勸我。只好聽你的話。托你對三老闖說。以後銀錢過手。必須當面交給我。他人拿了去。我却不承認的。真真答道。你放心。將來有憑據給你。要見了憑據纔肯付款哪。王氏就將房門加鎖。跟着姊妹倆下船。開到閭門登岸。同到桃源坊。真真先向顧三說明一切。顧三就叫真真帶着王氏到陳律師處接洽安當。叫王氏回家。明天帶同阿叔和你們請的朱律師同來簽字領款。王氏說道。現在不打官司了。何必再叫朱律師到場呢。陳律師道。你們既然請他遞過訴狀。就是和解。也要他到場簽字。不能駁瞞過他的。王氏便哭喪着臉向真真說道。陳律師說過要我五百元酬勞。阿叔也說。官司和解也要五百金。可能勸勸三老闖。這兩筆謝儀。由他出了吧。他是富家翁。多出千金。

不要緊。我却靠此三千金當作一世的生活費。不能再分散的了。真真道。我馬上來打電話。和三老闊商量啊。說着。立起身來。走到電話間裏。王氏側耳靜聽。但聞釘鈴鈴。噲噲噲。不曾聽出什麼。一剎那真真走來說道。三老闊已答應咧。不過我每月津貼只有二十四元。扣除六元。補償這多出千元的利息。好得你有了廿四元。足穀開銷。并且三千元上的子息。也可不動用。留作你兒子成婚之用了。王氏就謝別而歸。真真回轉。向顧三照實報告。顧三面上久無笑容。這時纔滿面堆歡的說道。你好是迴荊州裏的孫夫人。我好是劉皇叔。遇到危急。只要你出面一言。就可安然無事。那末。叫我把什麼酬謝你呢。真真瓠犀半露的答道。阿奴替你出力。並不是想你的金珠酬謝。只要你常常記在心坎兒上。永遠不要忘記。就不枉我東奔西走了。顧三笑道。停回子等我解衣露背。你替我在背上。刺莫忘真妹妹五字。那末到白頭偕老也不會忘記了。忽然素素儂

言道：「不要肉麻，當有趣吧。」當真叫阿姊執着繡花針刺你的背心。她要肉痛煞咧。那末虎邱是我也去的。阿姊不要酬勞。我是要的。趕快拿來。」顧三答道：「且等我恢復自由。回店去剪一件三閃緞的旗袍料送你好嗎？」素素道：「衣料我多得很。用不着。」顧三道：「你要我酬勞什麼？」不妨直說。」素素問道：「我說了出來，你依不依的呢？」顧三道：「這些兒小事，那得會不依你呢？」素素道：「要你一副鑽手鐲。」顧三心想：「看得過鑽手鐲，起碼要二三千金。這個瘟生不願做，所以久久不則一聲。」素素冷笑道：「曉得你不依的，你還要當面吹牛。」阿要難爲情，真真聽得不耐煩。儂言道：「妹妹，你可是想趁火打劫。」敲三少的大竹槓了。一副鑽鐲似乎太少。叫他把那月綢舖子送你吧。那素素爲着顧三，本來和阿姊面和心不和。這時受了埋怨，便老羞成怒的說道：「比不得你想做綢舖子裏老闆娘娘，我是沒有這種福氣。所以衣料也不要。像煞有介事，等在蘆蓆上，望到地下，都是窮人了。只



怕同胞妹子也要不認得了。真真牙癢癢的答道：我是靠着妳妹子拉客人做花頭的。沒有了你。我要餓死你看的。怎好不認得你。於是姊妹倆唇鎗舌劍。爭吵不休。顧三勸道：都是我不好。勸你們看我面上。不要吵了。一壁說。一壁拖着真真到小房間裏。一場口角。暫告結束。就此素素切切於心。曉得阿姊要嫁給顧三。訂定條件。用花轎迎娶。另外賃屋居住。不許稱姨太太。要叫少奶奶的。于是記在心頭。等到案子解決。顧三便到桃源坊和真真提議婚事。論定聘金一萬元。借蘇合旅館行文明結婚禮。要用燈轎軍樂迎娶。以本月廿七日爲吉期。議定先付三千元定金。真真馬上將名牌除下。等待做新娘。不料她的妹子有心破壞。看他們付過定金。她便悄悄地背着人。寫信報告顧三夫人彭靜娟。她是宦室千金。仇儷間雖不見得如膠似漆。却也相敬如賓。已經生過兩個女孩子。大的已經八歲了。那一天司閨人送進一信。靜娟接到手中。見封面上寫着

顧夫人親啓。連忙剖封。抽出信紙觀看。上面寫着。

顧夫人。可曉得你們三少。瞞着你又和桃源坊妓女真真訂結婚約。擇定本月廿七日。在閩門外蘇合旅館行文明結婚禮。訂定條件。要用花轎迎娶。要稱少奶奶。現在賃屋在胥門棗市上暫住。要將你休回母家。那末迎她到宅中居住。可憐你等在閨中。那裏曉得這種事情。我生就俠義心腸。目覩這種不平事。如骨鯁喉。不能不吐。故此寫信告訴你。你却要早爲之計。遲則生米已成熟飯。無可挽回了。

女俠

靜娟看罷來書。長嘆連聲。一壁將信藏入抽屜。一壁心想。這幾天他爲打死了人。避匿在外。聽說案子已經和解。仍不見他回來。這匿信上的話。必不是瞎說。此刻我若趕到桃源坊去。人面生疎。找不到他。反爾要被人辱罵。左思右想。竟無對付方法。挨延到廿七。要想趕到蘇台去。猶恐寡不敵衆。還是回去請幾個

幫手同去。打定主意。雇坐籐轎。趕回母家。想請兩個哥哥同往蘇台。却巧一雙都不在家。就差僕人四出找尋。直到傍晚。只找得一個長兄名喚伯生的。走到家中。靜娟見面。就將匿名信給他觀看。伯生披閱一過。說道。這種匿名信是無價值的。你可曾到過蘇台旅館。有無人借在那裏結婚。靜娟答道。沒有去過。打算和你同去。我一個兒去。恐怕吃虧。伯生道。你太糊塗了。只消差個僕人去看個明白。倘若有人在那裏借做親。叫他瞧那蠱燈上是不是姓顧。調查確實了。那末趕去和他理論。靜娟連忙差家人顧祿趕到蘇台去。時已黃昏。新郎新娘已往太和菜館。招待賀客宴會去了。顧祿只好回來。以實報告道。顧姓結婚是有的。現在已經回去了。靜娟躁足道。伯哥你若早歸。趕去就看得見他們結婚。可以當場攪散他們。現在婚禮已成。瞻臍莫及了。伯生道。你儘管找請老。問他有何理由將你休棄。他若和你蠻不講理。好和他法律解決的。靜娟只好乘

轎而歸。次日帶着兩個女媽一個使女。雇舟趕到棗市上泊舟登岸。不曉得門牌號數。一路探問。有無新搬來的顧家。直問到趙怡和米舖子裏。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學徒答道。有的。就在我們西間壁。靜娟問道。是不是新夫婦兩個。搬來幾天了。學徒答道。昨天搬來。聽說是新娶的新娘子。咧。靜娟心想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竟被我找着了。便帶着女傭惡狠狠闖入裏邊。只見一個老媽子坐在門檻上洗衣。靜娟向他低低問道。你們新少奶奶房間。可是在樓上。老媽子點點頭。靜娟便三腳兩步奔到樓上房間裏。只見全是紅木傢生。銅床錦被。梳妝檯上時辰鐘。銀茶壺。玻璃檯花。擺得齊齊整整。一個花團錦簇的妙齡女郎。正坐在沙發上。見她們入房。連忙起立問道。你們是找誰啊。這裏是姓顧。還是前天搬來的咧。靜娟劈口就罵道。爛污婊子。我來找你。你想躲在這裏。不會被人曉得了。殊不知你避到陰溝洞裏去。也要拖你出來的。說着

就是一記耳刮子。打得女郎無名火直冒。一壁高叫道。李媽你趕快去喚老爺回來。一壁和靜娟扯做一團。兩個女媽把檯上的檯花茶杯。一起擲地粉碎。正在吵鬧的當兒。一陣扶梯響。一個西裝少年奔進房來。喝道。潑婦。爲什麼闖我房間。打我新夫人。靜娟瞧那男子不是丈夫。連忙將女郎放手。連忙萬福道。對不起。是我弄錯了。你們不要動氣。說着移步欲行。却被女郎一把拖牢。一面把被打情形。告訴丈夫。少年大怒道。這班是女強盜。想來打搶的。將他們送縣重辦。說着。便叫李媽喚崗警請來。一剎那巡士走來向少年行立正禮。少年吩咐道。陸成。你將這四個女強盜。帶到局裏。備着公事。送到縣裏去。陸成唯唯。靜娟聽說當自己爲女強盜。急得魂不附體。向巡士哀懇道。我是綢舖子裏的老闆娘。因爲丈夫顧老三。昨天在蘇合旅館和妓女真真行文明結婚禮。探得他搬在棗市上。特地趕來找尋。不料走錯了。無心得罪了這裏的少奶奶。我是知

罪的。姑念我是女流之輩。不要送縣。等我們丈夫來。向你們重重服罪。打壞的東西。如數賠償。那個少年聽了這一席話。說道。你要找尋丈夫。理當向人探詢。怎好出手就打人。以後不可如此鹵莽。你且等在這裏。我去叫你丈夫來說話。接着便向陸成附耳低言道。你到那邊冷坊間壁去。請顧三老闖來。陸成便轉身下樓去。看官們你道少年是誰。原來是巡官顧桂山。却巧新把夫人。從家鄉接到這裏居住。鬧出這個亂子來。虧得他和顧老三是知己朋友。老三住的屋子。也是托他介紹的。并且和真真也是素來相識的。所以不把住址說明。隔不多時。顧老三得了陸成的報告。急急忙忙奔上樓來。先向桂山夫婦拱手賠罪。道。嫂嫂。請你恕了我的重罪吧。掉轉身來。又向桂山拱手道。桂翁不要動氣。桂山答道。我是無干。不過內子被尊夫人打了巴掌。是觸霉頭的話。聲未絕。靜娟奔到丈夫跟前。扭住胸脯說道。你害得我好。我不要活了。跟到你新屋子裏。衝

死在真真身上。桂山說道：「嫂子，你火性太重，纔會鬧出這種笑話來。現在這裏的事情還沒有完結，你又要吵鬧。我要和你們賢伉儷反面的，你若聽我相勸，馬上回府。這裏的事情自有老三收拾。靜娟親摸出匿名信，遞給桂山道：「伯伯請看。他要將我休回母家了。」桂山便和老三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老三道：「這是素素的筆跡，刁惡得很。在暗地裏離間我們夫婦。到要去請問她咧。」接着向靜娟說道：「沒有這種道理的。你先回去吧。等我收拾過了這裏的事情回來呀。」靜娟道：「你要討小，儘管向我直說，何必住在兩起。把真真帶回家裏住吧。」說着立起身來。向桂山夫人一再賠罪而行。桂山夫人只好起立相送。一場纏夾醋風波。至此方得告一段落。靜娟回去不提。真真探得靜娟已行，連忙走來向桂山夫人賠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小猋吃醋破壞有心 大婦施威敲撲隨意

等四十六回

重勞工學士拉車 全孝道富商勒石

却說真真趕到顧桂山家中。笑得花枝招展似的。向顧老三說道。阿彌陀佛。把你們這隻河東獅。捉將官裏去。拘押幾天。那末她以後不敢酸溜溜使醋勁了。老三笑道。你不要瞎三話四。桂山嫂嫂代你挨打。你對得住她嗎。真真連忙走到桂山夫人面前說道。嫂嫂看我面上。饒恕了這隻河東獅吧。桂山夫人說道。你們倆等在那邊窩心。我却沒來由替你挨打。天下有這樣情理嗎。真真忙把香噴噴的粉頰。湊到桂山夫人身邊說道。畢竟你氣不過。打還了我一記耳刮子吧。桂山夫人把鼻尖湊到她粉頰上。接了個香吻。含笑說道。這樣又白又嫩。又香的俏面龐。莫說打了你有人肉痛。就是我也捨不得打你。說罷各人皆哈哈大笑。老三道。我去買香燭鞭爆來。替嫂嫂被除不祥。桂山道。這也何必呢。既

是知己朋友說過就過。何必用這客套。真真搭趣道。人熟禮不熟。香燭鞭爆。還是最小限度。換了我要他保還三年太平。三年裏頭無病無痛便罷。若有病痛。要把這潑婦叫來服伺的。桂山夫人披嘴說道。你只好在這裏吹牛皮。見了她就像耗子遇着了猫奴似的。嚇昏了。真真道。難道她有三頭六臂的。若然也生一個頭。那末和她一個對一個。見個高下。輸了她我不姓李。桂山儂言道。原來你已改了我們的姓咧。怎好再算姓李。她們等在房中搭趣打趣。老三就差李媽去。購買香燭鞭爆。拿回來燃香點燭。放過鞭爆。願老三拿出那封匿名信遞給真真道。都是你妹子在暗中挑撥弄火。她的筆跡。燒了灰我都看得出哪。真真執在手中看了一遍。恨得牙癢癢的說道。小鬼頭。豈有此理。枉爲是同胞姊妹。反比閒人不如。到要問問她存的什麼心腸。說罷。沉吟了一回說道。我們四個人同往闔門吃大菜去。叫我們素素的堂唱。我要當面請問她哩。本來桂山



也有些抱不平。所以並不推辭。兩對伉儷走到馬路上。雇車逕抵閬門西菜館。正值黃昏熱鬧的時候。四人入座點菜。老三連忙拿過局票。寫了素素。顧桂山。叫。因為自己出面。素素不見得肯來的。當下紅箋飛去。一剎那素素修飾花枝招展似的含笑走入。瞧見阿姊怒容滿面。情知不妙。但是既已來了。只好硬着頭皮向四人招呼。就在桂山背後遠遠地坐着。真真拿出那封匿名信。鋪在桌上。詰問素素道。我怎樣待虧了你。你到我生意上。是個黃毛丫頭。帶你出道。我早看你心腸刁惡。不是個好東西。都看父母面上。所以我出嫁時。許你頂名應徵。不料你恩將仇報。在暗中挑撥弄火。投這封匿名信。如今鬧出了大亂子。三老闆不要我了。你去嫁他吧。不過你自己弄壞了。顧夫人也要將你逐出的。那末你壞良心。損陰騭。下了這損人不利己的毒手。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你且說說看。素素抵賴道。冤枉煞人。這封信實在不是我寫的。姊姊你不能穀瞎埋怨。

的顧老三僂言道。你的筆跡。難道我們看不出。况且除了你。沒有人干預我們的事情的。你幹了不要賴。要賴不要幹。究竟你爲什麼要使這刁計呢。夫婦倆連連詰問。逼得素素無言可辯。惟有嚶嚶啜泣。桂山說道。看我面上。饒了她吧。只爲大姨夫生得漂亮。小姨捨不得被阿姊獨得。打算分嘗一杯羹。不料鬧到了我們內子身上來。這也非她始料所及的。素素弄得莫名其妙。強抑悲懷。拭淚問道。怎樣會鬧到你們少奶奶身上呢。真真捨着把上文靜娟闖禍的一席話。詳細說明。末了說道。你想可對得住他們少奶奶嗎。素素幾乎笑出聲來。便向桂山夫人說道。虧得少奶奶度量寬洪。否則這齣錯中錯。不知要鬧出什麼大亂子來咧。說到這裏。車夫走來。遞過一條局票。素素見是莊小谷在小雙珠家發的局條。借此脫身。一溜烟去了。那莊小谷怎麼還在蘇州呢。原來是被周吉相拖來。打算叫他搭輪回杭。不料到了蘇州。他又賴着不肯走了。本來上有

天堂下有蘇杭。杭州以湖山見稱。蘇州以美色見稱。小谷素性風流。聽了嬌瀟瀟的吳儂軟語。一時那裏舍得就走。所以就拖着吉相同作狹邪遊。已經三星期了。今晚吉相在小雙珠家請客。在座都是法學家。發起叫條子。小谷就寫了桃源坊真真。一剎那素素走到他身邊。向各人領首招呼。然後坐下。吉相搭趣道。素素你冒名頂替。拖你到警察局裏去。素素撇着嘴唇說道。明天起。諸位叫局寫我自己的名字。真真的牌子明天起撤除。我自己名字上花捐。不見得沒人來幫忙。就會餓死她看的。吉相訝然問道。你爲甚這般發牢騷呢。難道姊妹倆鬪了氣不成。素素就將靜娟闖禍的始末情形。約略說明。吉相含笑說道。你爲甚去搽阿姊的爛藥。難道除了顧三。蘇州地方沒有漂亮富家子了。素素道。唉。你也來編派我的不是了。怎見得我搽爛藥。匿名信難道你瞧見我寫的。吉相笑道。你不要光大噓。和你說玩話呀。你寫我寫。都不要緊的。不過想情

度理。除了你有誰管這筆賬呢。素素說道。那末你冬瓜纏到茄畝裏去哩。我和她是同胞姊妹。豈有這種破壞心腸。安知不是顧夫人得着了消息。自己寫了匿名信。和丈夫去交涉呢。小谷僂言道。這幾句理由充足。現在辯論終結。素素無罪開釋。周吉相事不干己。兩造並未委任他辯護。強出頭。無非想揩油。罰他倒馬桶三個月。說得衆人哄堂大笑。吉相道。倒馬桶我是不會的。只好請小谷代勞。我來做個特別莊。不用拇戰。不用拍七。不用猜拳。素素含笑說道。這不用那不用。難道用你的馬桶豁洗。吉相道。用射覆作酒令。我做覆。你們射。射中者我喝一杯。不中者射的人喝一杯。撒扁尿的除外。素素道。什麼叫做射覆。請你明白說明。讓我也好長些知識。吉相道。和猜謎差不多。不過射覆是限制的。現在我以房間裏的東西爲題。先來舉個例。譬如我說「清酒」。雁足格。分明射的東西。是在清字下。酒字下的。謎底是茶壺。清茶酒壺。都是現成名詞。素素道。

這可比猜謎還容易。我也要加入的。吉相笑道。猜不中要喝酒的。若然不喝。要捏了鼻子灌的。素素道。不喝酒。做你的孩子。你說好咧。吉相道。血茸。鳶頸格。謎底是在血茸兩字中間的。素素說道。這個謎底。阿要難聽。小谷笑道。點大蠟燭夜裏。一定要弄出了這兩個字來。方告結束。不過茸字。音同字不同。吉相道。素素你是小先生。怎樣懂得血茸兩字難聽呢。素素道。我猜着咧。是不是這碗黑東西。你用血海參茸。射這碗海參。對不對。吉相喝了一杯。說道。你的腦筋靈敏得很。小谷僥言道。謝謝你收令吧。我的腦子要脹破哩。還是我來做個拳莊。說着五對八馬。鬧了一回。方纔進飯。飯罷撤席。吉相和小谷。回轉惠中。次日。小谷要往寒山寺游玩。就在寓中進過午餐。便同吉相走出旅館。兩個烟容滿面的車夫。拖着車兒奔來。小谷揮手說不要。另喚一個年輕力壯的車夫。限他二十分鐘奔到寒山寺。那個車夫名喚阿六。是蘇州車夫隊裏第一快脚底。所以

欣然答應。說定一塊錢打來回。小谷道：「托你再叫一個。要和你奔得一樣快的。」阿六笑答道：「這班都是飯桶，奔不快的。」話聲未絕，只見一個面白書生，拖着一輛包車奔來，招徠生意。小谷見他身穿操衣，帽子上釘着東吳大學的徽章，便訝然問道：「爲什麼要拖黃包車呢？是不是嫖堂子，用盡了學費，不能到學堂了？」大學生笑答道：「今朝是禮拜，學堂裏不上課。我爲尊重勞工神聖，提倡半工半讀起見，特地向校長乞借包車，到馬路上做苦力。許多同學詫爲奇聞，一路跟着我，直到葑門。有人叫我拖到這裏，你們要往那裏去。我來拖好咧。」阿六以直告之。大學生笑道：「我的財運亨通，已到手了四毛錢。又有一塊錢收入了。於是小谷坐着學生，吉相坐着阿六的街車，兩人洒開大步，在山塘上比腳底。阿六久作苦力，飛也似的向前狂奔。那大學生原是賽跑選手，在遠東運動會中奪過錦標，所以插翅似的緊緊釘牢。等到遠遠望見寒山寺，大學生便放出賽

跑本領。拖着包車向前幾縱。已在阿六車前。阿六心想。一路是我在前。到頭被他漫過。心不甘服。拚命前奔。只是漫不過。大學生已在寒山寺前停車。阿六奔得喘吁吁。趕到小谷走下車來說道。你們倆都是神行太保。闖門奔到這裏。二十分鐘還沒有到咧。說着便同吉相入寺。遍走一周。香客與和尚都不見。清靜得很。便向吉相說道。寒山寺千古留名。却不道如此荒涼的。吉相道。此寺得名。靠着那首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唐詩。本來你生長在天竺靈隱之間。飽覽湖山勝景。別處的寺院。自然都不在你眼裏了。還是和你寺外去游玩吧。於是兩人走出山門。到真娘墓上。憑弔黃土中的美人。只見二三十個衣冠中人。聲勢汹汹。走到虎邱石前。小谷也跑去觀看。原來被人改建了節孝坊了。這一班都是當地的鄉董利議員。有的主張立刻拆毀。有一個年事最長的說道。諸公且慢動手。聽我道來。這座牌坊是某富商替他母親所建。當動工

時候。山塘上鄉議會諸公。即出頭干涉。不許工作。不料隔了三個月。依舊雇匠興工。鄉董再去喝阻。某富商曉得有人要阻撓親來監工。即出縣長告示。給鄉董觀看。載明向地主出錢購來。執有官契爲憑。既有地上權。儘可建坊造屋。當地人民不得妄加干涉。鄉董無可如何。趕到縣署裏。縣長擋駕不見。動公稟批斥不准。只好讓他建坊。若要拆毀此坊。保全古蹟。先要向縣署交涉。有了勒令拆除的公事。不怕他不依。現在買買然動手。是要坍台的。大家聽說。遂如鳥獸散。後來這座牌坊。仍舊拆去。未來先說。表過不提。且說小谷和吉相等在虎邱山上游玩一回。正擬坐原車回轉。忽然瞧見兩個男子在路上扭打。兩人走上前去。吉相喝道。有話好說。大家放手。一個年長的男子叫沈二的。放了手說道。先生。他叫歸大毛。我的女兒林寶。被他的胞弟小毛誘逃。已有一年多哩。前月他來對我說。林寶逃匿在黃渡。你給我二十元。我馬上去找來。當下我就給他

二十元不料一去無蹤。直到今朝纔在這裏遇見。向他索款。他反出手打人。先生你想世上有這種情理嗎。吉相道。我是做律師的。你們倆且跟我到闔門惠中旅館。替你們設法和解。當下沈二大毛、雇坐街車。跟着吉相小谷。一同回到惠中。吉相叫沈二坐在房間裏。他同大毛到對面空房間裏。向大毛問道。究竟你尋得到林寶嗎。大毛答道。我並不是有心要賴他二十元。林寶是早已找着。無如他誓死不肯回來。情願跟我們小毛做夫妻。叫我無可如何。只好避面。吉相道。你到黃渡去。帶着林寶小毛到這裏來。和沈二當面解決。無論林寶肯回家不肯回家。不得和她老子當面說明。你叫林寶放胆來好咧。保我替他玉成其美。你不能穀一去不來的啊。二十元我允許你不要償還的了。大毛唯唯答應。約定明天下午到此。說罷匆匆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重勞工學士拉車 全孝道富商勒石

第四十七回

游石湖獻技驚觀衆 坍市橋肇禍傷鄉農

排難解紛。本是律師的天職。那吉相在山塘上瞧見打架。激起熱心腸。將兩人帶到惠中。先將大毛問明根由。叫他到黃渡去。找尋當事人到來。然後到房間裏對沈二說道。我已叫大毛去尋你女兒來說話。你且回去。明天下午到此。和女兒當面解決吧。沈二道。若然大毛不來。我的二十元向誰索取。吉相拍胸脯說道。大毛不來。由我賠償你。沈二只好懶洋洋告別而行。那日却巧是中秋。小谷和吉相在寓吃過晚飯。就去打茶會。看香斗。素素家裏點着大香斗。冶葉名花。都坐在那裏喃喃宣佛號。小谷同吉相走去。立在她們身邊。扮鬼臉。逗她們發笑。冷不防素素刷的一記手腕。把小谷手裏的雪茄打落地上。小谷連忙俯身拾起。素素打趣道。罷了。到這時候纔來叩頭。罰去賞錢。小谷道。喔。你討我

的便宜。趕快拿賞錢出來。否則我要掂着香斗走的。素素摸出一枚銅子。遞給小谷道。拿着走吧。我們要緊唸心經。謝謝你莫來打諢。下半夜來同你看月華。今朝我們守香斗。通宵不睡的小谷道。一本萬利。謝謝你。下半夜再來。說着便同吉相到別家去打諢。直到天明。方纔回寓睡覺。話休煩絮。等到下午兩時。吉相同小谷。正在房間裏談天。忽然大毛帶着小毛。林寶推門而入。吉相招待他們坐下。就向林寶問道。你願意跟父親回去嗎。林寶答道。沈二並不是我的父親。我本姓陸。七歲喪父。母親帶着我改嫁沈二。我長成後常在紗廠裏做工。小毛是同事。兩人朝夕相見。互訂婚嫁。不料我回家徵求同意。非但不允。沈二還出手打我。那末我就同小毛到黃渡實行同居之愛。現在我願跟小毛。誓死不願隨沈二回家。謝謝先生。玉成我倆的婚姻。話聲未絕。沈二推門而入。一見林寶。劈口就罵。爛污貨。年紀輕輕。竟會跟人逃走。我的面子被你削盡了。林寶冷

笑道。我姓陸。你姓沈。跟人逃走。逞我高興。挨不着你過問。沈二怒髮沖冠。伸手來打林寶。被吉相喝阻道。不准動手。聽我道來。林寶既不是你親生女。只好媽媽虎虎。叫小毛承認一筆找尋損失。給你五十元。你把林寶的八字寫給他。願意的作翁婿來往。不願意視同陌路。兩造聽我嗎。小毛道。先生勸我不敢不遵。沈二只是不依。吉相一再開導。沈二說道。不干我事。去叫她娘來。說着一溜烟。趕到福安茶館裏。原來他們夫婦同來。林寶娘守在這裏。當下夫婦倆同到惠中。吉相向沈二妻誠懇勸導道。女大須嫁。你女兒既然和小毛自由戀愛。你做娘的應當原諒女兒。成全他們的婚姻。沈二妻道。我自小將她一把屎一把尿。拖大了。就算我是奶娘。小姐出閣。也要到手幾個喜錢。現在因為找尋她。我的衣服首飾盡化作當票。還借了人家三十金。林寶你害到我這般地步。你意得過嗎。林寶不則一聲。小毛說道。周先生勸我出五十金茶禮。就是賠償你們的。

損失呀。吉相道。小毛你添了二十元。明天湊齊了七十金。拿到這裏。掉換八字。小毛唯唯。就同林寶回去措款。沈二夫婦回轉楊樹浦。等到明朝。兩造到場解決。林寶遂爲小毛正式老婆。沈二妻拿出十塊錢。送給吉相作酬勞。吉相道。你收好了。若說律師費。你七十元一起給我。也不穀。這是我自己熱心替你們調解。不要酬勞的。於是雙方道謝而去。且說小谷打算明天動身回杭。購買了幾色蘇州土產。預先收拾行李。吉相道。既老何憎一歲。索性後天夜裏落船吧。後天是八月十八。傾城士女都要去游石湖的。燈船快船有幾千號。簡稱和錢塘觀潮差不多。小谷答道。本則我想趕回觀潮。現在準定游玩石湖。吉相道。馬上和你到小雙珠家去定船。遲則要被捷足者坐去的。小谷笑道。方基上燈船多得很。何必定要小雙珠的船呢。吉相道。他是燈船中的那磨溫。船菜也是精美絕倫。全蘇州無出其右。而且坐着他們的船游石湖。人人豔羨。最出風頭。小谷

聽說連忙跟着吉相。急急趕到小雙珠家。走到房間裏。劈口就向主政者二問道。你們的船。十八可有局頭。老二答道。剛正陳大少來說定。十八在我們船上請客。只怕你大少也在被邀之列。吉相問道。陳大少現在那裏。老二答道。就在樓上愛月房間裏。碰和。四個客人都是你的好朋友。儘管去闖房間。不會挨罵的。吉相便一溜烟奔到愛月房間裏。只見四個都是律師。那陳敬臣瞧見吉相走來。立起身來說道。吉兄你來吧。吉相答道。我和小谷同來。叫船。老二說已經被你搶先叫去了。可能打公司。讓我們倆加入呢。敬臣答道。打什麼公司。你本來有分的。請客票明天送來呀。吉相道。你要我父麻雀。招呼小谷上來。噓說着。坐下打牌。敬臣便命房侍老四下樓。邀小谷上來。敬臣見面就說道。小谷兄。十八早些到這裏。等齊了客。一同落船。小谷欣然答應。話休煩絮。當晚碰和吃酒。直到夜半。方纔作別而散。第二天無書可說。等到十八天氣晴和。城內城

外的船家。個個興高彩烈。閩門十幾號都是預先有嫖客叫定。小雙珠家資格最老。由他發起用小火輪拖往石湖。費用各燈船公攤。還有幾十隻無錫快船。也用小火輪拖帶。上午十時由閩門方基啓旋。一路船頭接船尾。逕向石湖而來。燈船上的船娘。和客上帶的名花冶葉。個個花團錦簇。修飾的天仙化人。小谷和吉相坐在艙中打撲克。小谷叫的素素。吉相叫的素香。計共八個男賓。各帶一個倌人。一個房侍。二十四人擠在一船。虧得船艙大。還不覺十分擁擠。不多一回。已到石湖行春橋畔停泊。小谷等一班人都立在船頭上觀看。只見幾個鄉村婦女。裝飾得奇形怪狀。划手划腳的從船頭前奔過。好似發瘋。又好似着邪。小谷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見眼。竟然弄得莫名其妙。便向吉相問道。你是蘇空頭。懂得這裏風土民情的。這班瘋婦奔到那裏去。什麼意思呢。吉相笑道。你當她們瘋婦。比你要乖巧十倍哪。她們能殼白手拿財。能令人把白花的銀

子。送到她手裏。可是本領非同小可。小谷問道。這幾個莫不是都是私娘。吉相道。對啊。你聰明得很。她們這種裝樣裝相。算做五聖附身。一路直要奔到上方山五聖廟前。還要紫童卒。耀武揚威。簡直和瘋人發武差不多。小谷道。現在破除迷信。出會燒香。尙且有干例禁。這種怪現狀。官廳爲什麼不禁止呢。吉相道。早已嚴禁。五聖廟都拆毀了。無如這班私巫。爲衣食問題起見。個個慳不畏法。仍舊要鋌而走險。話聲未絕。只聽行春橋上許多閒人。齊聲說道。當船來咧。橋面上閒人讓開。趙家船上有名教師用石鎖。能穀穿過橋面啦。小谷等連忙掉頭向河中觀看。只見二三十隻無棚小船。滿載着拳教師。船接船陸續搖來。每船上都有在那裏舞刀俠棍打對子。最後一隻船上。有個大漢兩手拿著兩把石鎖。向空擲去。忽上忽下。好似流星。等到船近行春橋。大漢就把一具石鎖。約重四五斤。用力擲過橋面。舟子把櫓急急搖動。如飛的從橋下穿過。石鎖却巧

下墮。仍在大漢手中。不料數百鄉農擠在橋欄邊觀看。橋欄載重不起。坍倒河中。七八十農民一起落河。霎時鬧得烏飛鵲落。幾隻當船。連忙撈救。會水性的都被救起。有三個不會水性的鄉農。竟遭溺死。當下肇了這場巨禍。十幾號燈船首先解纜。仍用小火輪拖回閩門。方基上停泊。其餘的船隻也陸續開來。擠得水洩不通。小谷等一班人就在艙中開筵暢飲。直要鬧到鐘鳴十下。小谷謝別諸友。同吉相回寓。打算收拾行李。隔夜落船回杭。這當兒却巧有個妙齡女郎。自內走出一見他們。就滿面春風的說道。咦。你們倆怎麼也在這裏。來了幾天了。小谷答道。來了四個星期咧。我馬上要動身回轉杭州了。看官們。你道彼妹是誰。說出來閱書諸君個個認得。就是大名鼎鼎的風騷派明星騷姐姐。應蘇州影戲院之聘。特地由上海趕來。登台客串。當下騷姐姐說道。豈有此理。你早也不走。晚也不走。直到遇見了我。就逃也似的要走了。那個不能屈留你三

天。不論你答應不答應。一定要等在這裏替我捧場的。周先生。你是老蘇州。謝謝你幫幫我的忙。吉相問道。你來幹什麼。可是孟婆亭搬在蘇州。要我們幫忙呢。騷姐姐道。立在這裏算什麼。到我房間裏去細談吧。小谷還只是想動身。叫茶房去雇馬車。騷姐姐攔阻道。叫你不要走。難道你沒有耳朵的。說着不問情由。拖着小谷走到她九號房間裏。吉相也跟到裏邊。騷姐姐便向小谷說道。既老何憎一歲。四個星期挨過了。多住三天。有何妨礙。小谷問道。你要我們怎樣捧場呢。我是異鄉客地。蘇州朋友不多的啊。騷姐姐說道。明天蘇州影戲院開幕。租我們公司裏的片子。特地邀我來客串三天。所以要拜托你們倆替我捧場。最好在本地日報上。替我吹吹法螺。若然能得美滿結果。定有相當酬報。小谷道。這件事你要重托吉相。他是土著。這裏的法學家和報館記者。都是很有交情的。最好你今夜先給以相當酬報。那末他明天自然興高彩烈的幫忙。管

教萬人空卷。爭來看你這位騷明星。騷姐姐答道。酬報是要預先備辦。這時更深夜靜。那裏趕辦得及呢。我雖是女流。說話是話。一是一。允許了。決不縮腳的。小谷打諢道。你既不縮腳。趕快仰倒了身體。分開了腳。道道地地的報酬他吧。騷姐姐嬌嗔道。油滑嘴。不看周先生面上。把你的面皮都要擰破哪。小谷撒謊道。我們房間早已回應了。你要留我們。今晚只好和你合房間。騷姐姐道。只有一張榻。我和導演同來的。四個人那裏擠得下呢。小谷笑道。你和導演先生同榻。我和吉相同睡。那得會住不下呢。騷姐姐道。難道這裏沒有空房間了。說着。掀電鈴。茶房阿二推門而入。騷姐姐向他問道。有沒有空房間。這兩位先生今晚不動身咧。阿三答道。周先生的房間。依舊留着。何必再要開房間呢。騷姐姐便向小谷瞪了一個白眼。說道。專門油嘴滑舌。瞎三話四。以後放得老成些。再不老成。要擰你的嘴巴了。他們正在搭趣打趣。霍地導演先生推門而入。小谷

和吉相連忙起立招呼。小谷道：「足下能者多勞。既充貴公司的導演，還要兼任騷姐姐出水夥紀，太覺辛苦了。」導演張小山答道：「此所謂窮忙，比不得我兄終身尋花問柳，享盡人間幸福。只恨我前世未修，今世奔波勞碌，終年所獲，僅不過蠅頭微利，與我兄相較，正是苦樂不均。」騷姐姐纔言道：「嚼嚙什麼？影戲館裏的劉先生遇見過嗎？」小山答道：「不遇見他，那得會到這時候回來。一切手續都已完備，就缺少班底。明天虹霓關是串不來咧。」劉先生說：「請你登台獨唱毛毛雨吧。」騷姐姐道：「上海班底多得很，你明天搭頭班火車回去，邀齊了班底，最好當日趕來，畢竟來不及。後天趁早車，不能誤期的啊。」小山唯唯答應，談了幾句，小谷等回房睡覺。次日小山趕回上海，究竟邀到班底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游石湖戲技驚觀衆 毋市橋肇禍傷鄉農

第四十八回

電影明星求榮反辱 天涯游子興盡言歸

却說騷姐姐生平最愛出風頭。雖然做了電影明星。以爲未足。本來影戲只能以倩影示人。不能露出本來面目。只有做坤伶。一經登台。掌聲雷動。風頭比銀幕上增加十倍哪。所以請人說戲。專心學習皮簧。睡在枕上。都在那裏哼京調。有志者事竟成。居然被她學會了幾齣青衣花衫戲。這次蘇州影戲院開幕。請他到蘇客串。以資號召。她便欣然允諾。同張小山趕到蘇州。預定節目。第一日是頭本虹霓關。第二天粵曲。第三天二本虹霓關。不料蘇州只有戲館裏一個班底。後台經理爲維持營業計。不許到影戲館去幫忙。本來蘇州市面蕭條。今非昔比。戲館裏常常虧耗。再添出了影戲院。營業益覺可危。所以嚴辭拒絕。那騷姐姐抱着決心。怎肯罷休。就叫小山趕往上海。邀請班底。自己清早起身。趕

到小谷房間裏。兩人正在濃濃好睡。她不則一聲。向桌上取白紙。搓成紙釘。悄悄地到床前。小谷却巧向外側睡。她便把紙釘插入小谷的鼻孔中。小谷一陣奇癢。兩個噴嚏。張開惺忪睡眼。見騷姐姐笑得花枝招展似的。站在床前。便伸手把她拖到身邊。你使促狹。弄得癢癢兒怪難熬的。這還了得。一壁說一壁伸手想揩油。無如小馬甲來得緊緊的。只好向她夾肢窩裏擰癢勁。騷姐姐扭着嬌軀合合地笑個不了。把睡在邊鋪上的吉相。從夢中驚醒。坐起身來說道。騷姐姐你來趁熱被頭。幹得文雅點。噫。銅床要弄斷了。被間壁房間裏聽着。阿要難爲情。騷姐姐嬌嗔道。在這裏擰我的癢勁。你不喝住他。倒來怪我。豈有此理。一壁說一壁掙脫了小谷的手。立起身來。小谷也就下床。和吉相各自盪漱。騷姐姐道。我來請你們吃點心。接着就命茶房去叫三碗蝦仁麵。一剎那送到房間裏。三人共桌而食。吉相且吃且言道。武松請鄉鄰。不是好路道。你請我們

吃麵可是要我們分派入場券嗎。騷姐姐道。入場券與我不涉的。要請你做一則新聞。送登今天的蘇州晚報。小山說起晚報主筆是你的表弟。請你立刻大筆一揮。送去還來得及排印的咧。說着麵已吃罷。騷姐姐拿着筆塞在吉相手中。又取一張白紙鋪在他面前說道。謝謝你捧捧我。行了春風。包你有夏雨落。吉相道。說話當真嗎。騷姐姐答道。決不拔短梯的。你放心吧。吉相便提筆寫道。有騷姐姐者。系出世家。天生尤物。春風楊柳。比其腰肢。曉日芙蓉。擬其顏色。能歌能舞。早馳豔譽於申江。載欣載奔。偶寄芳踪於吳郡。啓影院之繡幕。朗耀星光。現色相於氍毹。彩聲雷動。色藝無雙。歌曲只應天上有。風騷入骨。表情獨擅世間無。凡我邦人君子。固當及時參加。而閨閣名媛。亦宜襄斯盛舉。

電影明星騷姐姐。在蘇州影戲院客串三天。同人等特爲登報露佈。

騷姐姐本是女學生出身。也會胡謔幾句新體詩的。看了這一則啓事。快活得

什麼似的。含笑說道。勞你大駕立刻送去。等待客串完結。你整備着。吉相搭趣着問道。叫我整備什麼。騷姐姐笑道。整備雨衣。要落夏雨咧。小谷儂言道。老老實實說。整備床鋪和毛巾。當下吉相拿了這一張啓事。急煎煎趕到晚報館。主筆正在那裏看大樣。晚報早已排好了。吉相忙把啓事遞給他道。可能設法插入。好得字數不多。主筆看了一遍。笑道。你的面子。無論如何。插不進也要插進去。但不知你如此竭力捧場。騷姐姐可允許你插進去嗎。吉相笑道。插不進也要插她一插。當下主筆就在大樣上抹去了一則新聞。將這段事加入。等到午後出版。不多時。傳遍蘇州。大家蘸見了這段啓事。都要到影戲館去。認認這位騷姐姐。萬人空巷。不多一回。已告客滿。後至者都抱向隅。這天騷姐姐唱的是粵曲。格外賣力。唱得悠揚動聽。台下掌聲如雷動。等到散戲館出來。門前還圍着許多人。爭看騷姐姐。三個急色兒。一路跟着。見她走入惠中。也跟進去。



開房間。騷姐姐素擅交際。便到他們房間裏有搭沒搭的講張了一小時。方纔作別。打算來找吉相去吃大菜。不料走到房間裏闖焉無人。便向茶房問道。他們倆到那裏去了。茶房答道。吃花酒去的小姐。你要去嗎。我來做鄉導。騷姐姐笑道。等我去化了裝。同你去啊。說着一溜烟奔到自己房間裏。脫去了旗袍襖褲。把張小山新做的一身西裝穿在身上。皮鞋呢帽。手拿司的克。走出房來。茶房阿三幾乎不認識。騷姐姐含笑問道。扮得像嗎。可還看得出我的本來面目。阿三笑答道。連我都幾乎不認識。那裏看得出是女。走到堂子裏。小姐你不要開口。管教周大少看不出你。於是兩人逕出旅館。騷姐姐一路搖搖擺擺直道桃源坊。阿三引着走到素素房間裏。向小谷說道。有位上海客人到寓裏來找尋兩位大少。騷姐姐昂然而入。向小谷吉相點頭招呼。兩人只是呆呆地望着。他都覺面貌熟得很。只是想不出叫什麼。小谷便和他分賓主坐下。含笑說道。

請問足下貴姓大名。騷姐姐裝做啞吧。呀呀呀。那吉相瞧見阿三立在房門外偷看。方纔恍然大悟。走到騷姐姐身邊。一陣粉香刺入鼻觀。便道。你倒裝得模樣兒像煞是個男。究竟你有沒有雞巴的呢。一壁說。一壁伸手要撈摸她的褲襠。騷姐姐發極道。客客氣氣算什麼。小谷大笑道。啞巴開口了。弄得素素和幾個房侍莫名其妙。吉相恐怕巡捕來干涉。便湊騷姐姐的耳邊說道。女扮男裝攸關地方風化。巡警要干涉。你回寓換了女裝。儘管來白相好咧。騷姐姐點點頭。立起身來。向小谷說道。我在惠中等你們吧。小谷道。恕不遠送。騷姐姐仍和阿三回轉惠中。更換女裝。不料那兩個急色兒。當晚不曾回去。一個叫陸老大的。父母管束極嚴。來朝還家。老父嚴加盤詰。只好直說。陸父大發雷霆。馬上趕往蘇州日報館。那位主筆是他的義子。見了面就悻悻然說道。什麼騷姐姐誘壞了上海人。還要來誘壞蘇州人。小兒好似發了花瘋。昨晚釘着她一夜未歸。

這還了得。此等婦女。豈容留在蘇州。托你做一篇論說。直截痛快。罵她一場。讓她趕緊滾蛋。主筆唯唯。遂了義父之命。馬上大筆一揮。把騷姐姐大加訓斥。陸父回。去不提。那騷姐姐等到第二天。小山帶着班底起來。依舊興高彩烈的。客串虹霓關。亦然宣告客滿。直到第三天。吉相先看見日報上的論說。連忙送給騷姐姐觀看。氣得她發昏章第十一。當日勉強登台。觀眾少了一半。直弄得她有興而來。敗興而歸。這也非她始料所及的。等到第三天客串下台後。便和逃也似的搭晚車回轉上海。小谷當晚也和吉相訂約後會。挈行李下落杭州班輪。吉相因有訟事。直到第二天方纔搭車回滬。且說小谷等在小房艙裏。攤鋪蓋睡覺。等到一覺醒來。船已開行。他就起身盥漱。吃了些乾點心。立在房艙外看野景。忽然聽得間壁房艙裏。有婦女談話聲。口音似乎熟得很。便俯首張望。只見一個裝束時髦的妙齡女郎。同一個約摸三十多歲的婦女。坐在對面舖。

上談話。認得是天津的妓女夜明珠。正擬招呼。那夜明珠先已立起身來。笑容可掬的叫道。莊大人裏邊請坐。小谷便移步入艙。夜明珠便握着手向榻上並肩坐下。中年婦女連忙倒茶敬香烟。小谷問道。明珠你不在天津了。此番到杭州去找誰呢。還是懸牌應徵。夜明珠很懊喪似的答道。一言難盡。和你一年多不見面。奴却受了一番磨折了。你在督署裏很得玉帥信用。爲甚不別而行走。了。害得奴朝思暮想。幾乎成功相思病。後來有個張師長替我贖身。就在天津打公館倒也相安無事。不料後來張師長受了通敵嫌疑。竟被玉帥驅去。在酒席面上用手槍打死。衛兵趕回來報信。嚇得我魂靈兒飛去半天。連忙備辦棺木。趕往督署收屍。不料屋漏並遭連夜雨。等到回喪歸家。房間裏的衣服首飾。并紅木傢具。一起被張太太趕來搶了去。銅床綢被都拿去。弄得我不能安睡。嚎哭了一場。那末去尋我們這位二阿姨。打算鋪房間應徵。二阿姨說。北邊年

年打仗。一般吃堂子飯的都虧蝕得吃苦連天。還是回南去吧。那末我們倆就搭論到上海。換火車回到蘇州阿姨家裏。當下想等蘇州鋪房間。又想到上海應徵。一時決擇不定。阿姨說。我要到杭州天竺去燒香。你跟着我去問問觀音菩薩。究竟等那裏應徵的好。這時奴正和阿姨提起你。到了杭州。要來找你咧。不料馬上就遇着你。這也是菩薩有靈。否則那裏會有這般巧遇呢。小谷道。我在蘇州就擱一個月哪。怎麼不曾遇見你呢。夜明珠道。我住在橫塘鄉下。閩門只到過一次。自然不會見面了。大人你何時回到南邊的小谷道。荒唐荒唐。我出門已有一年多咧。和你在天津分手之後。到京白相了兩個月。就到上海。就擱了半年。還是被朋友拖到蘇州。白相了三星期。直到昨晚。方纔到這隻船上。不料萍水相逢。會和你相遇。正是出人意外的。夜明珠笑道。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和你前緣未盡。所以會得相逢意外。本則我們早已動身咧。因為二阿姨要

替她亡母做陰壽。所以挨到昨夜落船。若不是有緣。那有這樣的巧遇。你道對不對。小谷笑答道。對啊。我只道今世不會和你見面的了。不料還會在水面上相遇咧。二阿姨僂言道。莊大人可憐我們明珠好似失林之鳥。既無父母兄弟。只有我這個阿姨家裏猶是風掃地。月點燈。吃了朝餐沒夜餐。養不起她。大人既說和她有緣。索性等她跟你回府。靠老終身。免得再去吃堂子飯了。小谷不則一聲。明珠握着手問道。我們阿姨的說話。你聽得嗎。小谷笑答道。我不是聾子。那得會不聽得。不過家庭專制。母親不許我納妾。上海有個信人。也是嫁了一個師長。如今師長逃亡日本。杳無音信。她定欲嫁給我。我也不曾允許她。像你這樣花朵兒似的美人。那怕覓不到如意郎君。你不信去問天竺的觀音。你的有緣人是在上海。你燒香以後。運到上海去懸牌應徵。包你有富家郎來量珠聘你。明珠很懊喪似的說道。送你尚且不要。還有誰肯來量珠聘我呢。小谷

說道。和你賭個東道。你到上海新會樂去懸牌應懲。到明年端午爲度。若然無人迎歸作姨太。你到杭州來尋我說話好咧。明珠道。尋你說話是沒中用的。到那時却老老實實要嫁給你的。只怕你閉門不納。小谷道。大丈夫說一是一。明年端午後來尋我。整備金屋藏嬌。決不縮腳。明珠笑道。到那時我欠了許多帶擋。是要你清償的啊。小谷道。算數。說到這裏。已經開飯了。明珠因爲燒香不吃葷。小谷便回到自己房艙裏。拿出一瓶白玫瑰自斟自飲。竟喝了一半瓶。方纔吃飯。飯後乘着酒意。打中覺。直睡到船抵碼頭。茶房打鋪蓋。將他喚醒。明珠要緊起岸。來和小谷告別道。我們住在湖濱旅館裏。明天晚上你來。同你到拱宸橋上看戲。小谷唯唯答應。明珠就同二阿姨登岸坐轎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純雙
粹頭
國烏
貨牌

烟台
啤酒

質味超羣



各大洋酒行均有經售

金葉
雙獅

牌陳白蘭地

真正三十五年陳釀

品質醇厚 裝璜精美



特價每瓶二元五角

各大菜館有另杯出售

(總經理)上海義成公司

同孚路一九九號
電話三二四四三

第四十九回

遇高僧談禪夕照寺 逢力士比武西冷橋

却說莊小谷倦游歸杭。船抵碼頭。心想且晚回家。先到素貞跟前。耽擱幾夜。到了家裏。不便在外住宿的。打定主意。雇轎發行。李逵抵錢塘門郭宅。探訪春帆。他們倆既關姻誼。猶是金蘭結義弟兄。情逾骨肉。所以不待通報。小谷開發轎金。叫司閹拿了行李。闖然直入內室。春帆正和夫人對面立着。逗弄愛子。小谷含笑叫道。春哥。嫂嫂。久違了。春帆一面招待坐下。一面說道。谷弟。你太荒唐了。等在上海。竟然不想還家。我奉令堂之命。屢次飛函催歸。你竟置之不理。本來嫂夫人打算來滬找你。我恐你們見面勃谿。反弄得夫婦失和。只好替你竭力勸阻。你却和我音信全無。未免說不過去。小谷誑答道。冤枉煞人。接到了你一封信。第二天就答復的。以後未曾接到尊函。春帆大笑道。真人面前還要

說假話。老實說你在上海被雲兒迷昏了。你做過一百多花頭。借過三十多次乾鋪。雲兒是自家身體。定要嫁你。只要你替她清償五千債務。對不對。只因你手頭拮据。打算向桐生處通融。桐生恐怕受你們太夫人埋怨。不曾答應你。這回被吉相拖往蘇州。還是我的計劃。小谷無可抵賴。只好拱手道。大哥恕罪。小弟實是荒唐。以後當痛改前非。不復粘花惹草的了。春帆笑道。談何容易。只怕美色當前。你就躍躍欲試了。素貞的眼底都望穿了。我來引導你去。行李放在這裏便了。說着。兩人移步出門。一路向清波門而來。不多一回。已到目的地。推門而入。小谷見是兩樓兩底的新屋子。房間做在樓上。外面只有女傭在那裏洗衣。春帆便向樓上說道。小谷回來了。素姑娘你下樓。素貞聽說。探首樓窗向下觀望。小谷向她含笑點頭。素貞快活得什麼似的。說道。郭老你是自家人。避什麼嫌疑。一同樓上坐吧。小谷僥言道。大哥。你是個魯男子。故爾我敢

托妻寄妾。何用避嫌。請樓上坐吧。說着兩人移步登樓。走到房間裏。小谷見全房間簇新的油木傢生。銅床錦被。收拾得纖塵不染。便道。這必是大哥的調度。纔能佈置得窗明几淨。叫我怎樣報答你呢。素貞忙從抽屜裏拿出一紙賬目。遞給小谷道。這都是郭老代付的。應當加利奉還。小谷看了一遍。身邊藏好。說道。小弟到家後。馬上送來。春帆笑道。只要你身體回來。我好卸去重任。代款儘管緩日再說。素貞很懊喪似的向小谷說道。你在上海被雲兒迷住了。全不想我一個兒住在杭州。幾乎又鬧出大亂子來。常言道。山上有老虎。處處有強人。上海有李老二和我糾纏。不料杭州也有林老六和我爲難。原來我起初住在林老六家裏。房屋比這裏大。房金却很便宜。老六是個急性兒。老婆在家。伏伏貼貼。不敢生邪念。不料他的小姨出嫁。前三朝就接他老婆回去幫忙。他便色胆如天。半夜裏闖到我房間裏。小谷問道。你爲什麼不把房門加門呢。素貞道。

因爲王媽清早要到房裏來洒掃。那末我想橫豎沒有金銀山藏着。就把房門虛掩着。當下我睡在枕上。聽得呀然一聲。忙從帳中外望。瞧見老六攝手攝足向我床前走來。直嚇得魂飛天外。心想喊救。王媽睡在樓下。未必會聽得。還是撒誰唐突的好。打定主意。揭帳門跨下床來。向他詰問道。半夜三更。你到我房間裏做什麼。他說。憐你孤眠寂寞。特來陪你。我說。謝謝你。却巧我今朝天癸來潮。你後天晚上來吧。他只是不肯走。我說。今宵萬萬不能。你趕快走吧。被王媽聽得了。連帶後天也不許你來哩。他纔嘮叨了幾句下樓去。次日我就趕到郭老府上。以直告之。那末就看着這裏的屋子。和逃也似的搬來。你想可怕不可怕。這時已屆午正。素貞便差王媽去買酒叫菜。三人就在樓中間果腹。飯後春帆告別。小谷就攔一夜。次日。先到春帆家中拿了行李。然後雇車還家。出門一年有半。此時歸來。夏氏太太。和周氏夫人接着。都是笑逐顏開。先問在天津督

署裏辦事。爲甚要辭職呢。小谷答道。居停是個武夫。無故殺死五命。我同春帆就不別而行的走了。麗貞問道。你等在上海半年。幹些什麼呢。寄信催歸。你竟置之不理。莫不是有了外寵了。小谷答道。並無外寵。因爲有些傳染病。帶回來不是要的。所以等待醫治斷根。方纔歸里。麗貞信以爲真。問道。可是生了楊梅瘡。誰叫你去打野雞的。現在你睡在書房裏吧。傳染了我和龍官。是不得了的。話聲未絕。龍官從學堂裏回來。見了父。連忙奔到跟前。叫應爸爸。小谷見愛子越發長成了。摟在懷中。吻他的面頰。麗貞便把龍官一把拖到身邊。說道。他有楊梅瘡在身上。不要去和他接近。小谷笑道。吓。那個生楊梅瘡。不信你好驗的說着。解衣袒視。麗貞向他胸前仔細諦視。很白淨的。並無瘡疤。便笑問道。既不是楊梅瘡。生的什麼傳染病呢。小谷撒誑道。喉症。住了兩個月醫院哪。夏太太說道。油嘴滑舌。喉症是風火病。那有挨延兩個月的。小谷道。我被外國人傳

染的西洋喉症和中國喉症絕然不同，兼之桐生留我在醫院多住了一個月，恐怕出院傳染他人，並不是病了兩個月哪。一席誑言，婆媳倆都信以為真。麗貞便叫廚房添菜，替丈夫洗塵。當日小谷不會出門，次日便往岳家。向丈人周敬堂請安。敬堂只有這一個愛婿，殷勤招待，並備佳餚留飯。敬堂在席上說道：飯後無事和你到夕照寺去，請見高僧普禪。他能望氣決人休咎，絲毫不爽。正是個奇人。小谷道：小婿在家，夕照寺中時常要去隨喜的。方丈叫明月，年紀已有八十多歲，以外並無高僧。敬堂笑道：你出門日久，不會曉得明月已死，還是由我們幾個紳士做主，派人到普陀山迎接普禪來，繼任方丈。不料他道行高深，談我的過去絲毫不爽，替他人決休咎，也是言言皆驗。簡直是個地行仙。我問他清修了多少年數，他說十歲披剃為僧，今年七十有六，算來皈依佛門，已有六十六年了。小谷道：既有此高僧，豈容失此交臂。表兄春帆最喜談禪，願道

喚他同去。不知伯伯允許否。敬堂道：春帆乃厚重君子。我甚愛之。和他同游很好。於是翁壻倆坐籐轎。逕向清波門而來。經過春帆門口。小谷停轎入內。向春帆說明來意。春帆走出門來。叫應了敬堂。然後也雇籐轎。三人逕抵夕照寺。乃夕照寺。就是雷峯塔院。是吳越王所建。初名顯嚴院。明末重修改名夕照庵。清聖祖南游。改爲夕照寺。西湖十景中的雷峯夕照。即是指此而言。風景天然。惜乎雷峯塔今已傾圮。雷峯夕照的景緻。有名無實了。三人在寺前看了一回湖景。方纔走到大殿上。小和尚認得敬堂是施主。連忙入內報告。普禪合十出迎。接入方丈中分賓主坐下。敬堂便指着小谷說道：這是小壻莊小谷。又指着春帆說道：這位是表侄郭春帆。普禪含笑說道：兩位少老爺相貌堂堂。正是富貴雙全的福氣人。敬堂道：小壻專喜眠花宿柳。不肯勉圖上進。特來拜謁大師。替他決定終身。小谷接言道：久慕大師道行高深。能知過去未來。鄙人命內若有

災禍。請大師直言無隱。普禪頷首唯唯。先把小谷的面貌和氣色仔細諦視。再把他兩手觀看。好像術士看相似的。然後漫條斯理的說道。少老爺是個廣結歡喜緣的風流學士。前生種下無邊豔福。故爾今生到處都有豔遇。不必你去粘花惹草。有緣人相遇。自會一見傾心。使你欲逃不得。這是已往的事。對不對。小谷含笑點頭。普禪道。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及時行樂。乃屬動物的天性。你看飛鳥見山光以和鳴。游魚得水波以遊戲。各適其性以行樂。人非草木。豈能忘情。美色當前。坐懷不亂者。只有柳下惠一人。少老爺喜歡冶遊。也屬天性使然。不過勿墮入魔道。勿甘爲情俘。縱不能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也須適可而止。勿爲己甚。例如骨董家。心愛一枚白玉烟壺。終日把弄不肯釋手。一朝有公幹出門。就將烟壺藏之笥篋中。不復玩弄了。涉足情場。也須作如是觀。語云。色不迷人。人自迷。但求不自迷。縱使終老花叢。亦無妨礙。小谷笑問道。大師言言透澈。

好是過來人。但不知佛門中人。可也有及時行樂的嗎。普禪道。出家人的行樂。與俗家人判若兩途。就我而言。偶然興起。或則松下彈琴。或則峯頭觀瀑。或則習拳練功。或則看雲望月。各隨其性之所近而行之。惟六根清淨。不動凡心。不近女色。本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芙蓉白面。不過帶肉骷髏。何足撩亂禪心。小谷道。謹聆大師一番禪理。使我茅塞頓開。就此不願再向骷髏叢中去尋歡作樂了。說罷接指春帆說道。大師。看我們這位義兄如何。普禪便把春帆仔細看視一遍。肅然起敬道。郭老爺神采奕奕。眉宇間俠氣畢露。乃是當世的俠士。小谷笑道。我看大師仙風道骨。簡直是個當世神仙。否則我倆的性情。怎樣會言言道着。一字無錯呢。敬堂問道。大師你看我再有幾年陽壽。普禪笑道。住在城市中。只有十年。若然移居山林。飽吸新空氣。不問家常事。可多活廿年。敬堂問道。此間可容我借住嗎。普禪道。極誠歡迎。今朝就不放公歸去了。說着廚房送

上素點心。四人入座。吃過點心。小谷便告別岳父。同春帆別過普禪。乘轎至西湖。就離轎步行。一路向白沙堤走來。只見一個壯漢在西冷橋下打拳。許多遊人圍繞着觀看。那壯漢打了一套先天羅漢拳。站立場中說道。在場有會拳脚的好漢。請來角藝。打着我一拳。奉敬十金。踢着我一腿。奉敬五元。不過被我打一拳踢一脚。也要照數見賜。且須請公正人作保。一不準用利器。二不準暗箭傷人。三不準打人要害。當下嘮嘮叨叨說了幾遍。無人理會。小谷便慫恿春帆道。大哥。你和他見個高下。春帆道。何苦去和江湖上人比高低。輸了犯不着。勝了也不希罕。何苦強出頭呢。小谷置若罔聞。忽然把春帆向前推去。他也跟入場中。向壯漢說道。這位郭春帆先生來和你打一路對子。這是尋歡作樂。大家不要認真拚命。我願做監場公正人。壯漢忙向春帆拱手道。郭先生請了。此時春帆弄得欲罷不能。只好還禮問道。足下貴姓大名。壯漢答道。在下倪觀海。

便是我倆來打一套對子吧。春帆應道。唯唯。於是踏正步口。使個門戶。左腳曲起。右手擋頭。左手按腰。叫做寒雞獨步之勢。觀海將身子帶偏。左手護胸。右手搭在左膊上。騰步上前。將右手從側面圍轉。陰泛陽向春帆當心一拳。叫做葉底偷桃。好破他寒雞獨步。春帆將身一側。起左手擋過。用右手還打一拳。觀海躲過來拳。使個毒蛇出洞。起一劈手當心點來。春帆看得分明。使個王母獻蟠桃。擋過劈手。觀海將身做個鴛子翻身。掉轉來雙手齊下。叫做黃鸞圈掌。春帆忙將身子向下一蹲。把頭偏過。觀海就將雙手換個金剛掠地之勢。把右腳起一個旋掃。春帆將身向上一跳。趁勢使個泰山壓頂之勢。向觀海左肩尖上一劈手。打個正着。觀海立腳不住。向後幾個鴛子翻身。將要倒地。春帆連忙騰步上前。一把將他拖住。說道。足下拳法精通。佩服佩服。觀海滿面羞慚。心想你打勝了我。還要驕笑我。頓然老羞成怒。就出其不意。使個餓虎撲食之勢。蹲身向



第四十九回 遇高僧談禪夕照寺 逢力士比武西冷橋

一五六

下盤而進春帆忙使個玉環步望準他左肩尖上發一鴛鴦腿要知踢着與否
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泛棹西湖飽覽勝景 開樽東閣樂敘天倫

却說倪觀海想敗中取勝，使個餓虎撲食之勢，起一切手。春帆就發一飛腿，正踢在他左肩尖上，跌出了丈許。觀眾不約而同的齊聲喝倒彩。那小谷瞧見觀海老羞成怒，不肯干休。連忙上前將他扶起，送了他十塊錢，說道：「對不起，再會吧。」說着便和春帆分開。觀眾取道回家。那觀海雖則受了一拳一脚，虧得春帆只用得四五分氣力，所以未曾受傷。他就收場回寓，表過不提。且說小谷同春帆走到分路處，作別而歸。小谷回到家中，天已昏黑，當晚無話。次日起身後，打算到素貞跟前。去。忽見司閻進來，說有客拜訪。一壁說，一壁送上卡片。小谷見是姚桐生，連忙奔出迎接道：「桐哥，你怎樣曉得我已經回家了？」說着，同到書房中。桐生答道：「你離申已將一月，料必你總在府上了。」說着，分賓主坐下。小谷問

道可有同伴借來。舍間儘可容榻。桐生笑答道。我同內子小妾借來。耽擱在湖濱旅館裏。小谷訝然道。和你相隔得一個月。你已小星在戶。失賀失賀。不知如夫人是誰。桐生答道。就是蘭芬老七。我本無暇來杭游玩。實在被蘭芬逼迫不過。纔和他們來杭找你的。你這蘭芬來找你什麼。小谷癡想一回。便道。莫名其妙。請老哥老實告我。桐生道。雲兒自你離滬以後。心猿意馬。時刻罣記你。我和蘭芬的好事。是她一力撮合成功的。所以懇托她借着度密月。到杭州來討你的回音。小谷道。一個素貞。尙不能接回家中。再添一個雲兒。分明要我立三個門戶。銀錢還是小事。被家母曉得了。這是吃不了。只要兜着走的。托你善爲我辭。千萬叫雲兒不要來杭找我。那末嫂子和蘭芬現在旅館嗎。待我派轎子去接來。桐生道。且慢。現在她們倆要緊游玩西湖。本擬明朝登堂向伯母和尊夫人請安。小谷道。旣欲游湖。小弟願作鄉導。以早爲貴。和你船上吃飯吧。說着二

人移步出門。逕至錢塘門外昭慶寺前。雇了一隻大號篷船。小谷卽命舟子到延齡路宴賓樓叫了一桌燕窩席送到船上。小谷先落船。桐生回寓。帶了夫人和蘭芬并女傭們一同下船。那小谷住在家裏多時。和他夫人宋曉貞女士時常見面的。當下小谷含笑相迎。大家到艙中。坐定。舟子解纜開船。容與湖中。蘭芬便問小谷說道。你是杭州人。我們但聞西湖十景。却不曉得那十樣景。緻請你指點說明。那末不枉我們路遠迢迢。趕來游玩了。小谷便指着橫貫湖中一條長隄說道。這個叫做蘇隄春曉。是清帝乾隆南游時所題。居西湖十景之首。隄係宋朝蘇東坡做杭州太守時所築。隄上的楊柳也是他種的。說着船已行到花港。適當蘇隄第二條望山橋。小谷指着說道。這裏叫做花港觀魚。本來此港直通花家山。山下有宋內侍盧允升的別墅。鑿池引湖水入內。畜魚數十種。而今盧園久廢。只留這個花港。傍邊的亭子。也是清乾隆所建。池裏的魚。和假

山花草等。都是他南游時所手植的。又指着湖心的龍王堂說道。那邊叫做平湖秋月。也是乾隆所題。當此秋高氣爽。夜來一輪皓月。照澈空明。千頃一碧。波平如鏡。好似置身天上。俗念全消。又指着湖心三座小塔說道。這個叫做三潭印月。創自宋朝蘇東坡。三塔中空。浮漾水面。月光能從塔中照出。傍邊有放生池。并有乾隆的御碑亭。高軒傑閣。壯麗非凡。又指着南北兩高峯說道。這個叫做雙峯插雲。也是十景之一。本名兩峯插雲。清乾隆南游時。改爲今名。並構亭於行春橋側。適當兩峯正中。憑欄遙望。好似天門雙闕。拔地撐青。又指着湧金門南面的柳浪橋說道。那邊叫做柳浪聞鶯。當暮春天氣。楊柳絲絲。風翻翠浪。流鶯飛鳴其間。好似畫舫笙歌。又指着蘇隄對面的南屏。說道。那邊叫做南屏晚鐘。本名南屏曉鐘。也是清乾隆改爲今名。并在淨慈寺前建立御碑亭。又指着淨慈寺北面一個土阜說道。那邊叫做雷峯夕照。本來有一雷峯塔。今已



傾圮。清乾隆曾改夕照爲西照。惜乎塔已傾圮。此景也隨之湮沒了。又指着白沙隄第一條橋說道。這條橋叫做斷橋殘雪。其實橋是不斷的。適當前後湖的中間。凡早春時候。到孤山看梅花。必經此橋。清乾隆題名斷橋殘雪。又遙指着九里松傍說道。那邊叫做曲院荷風。其地多荷花。宋時本爲造麴釀酒之地。舊時本稱麴院。清乾隆改爲曲院。那末西湖十景說全了。桐生道。此地正是大好湖山。中間一個湖。四面都是山。有了這天然勝景。再經一班高人雅士。用人工點綴。纔有這十種美景。莫怪全球聞名。外國人都要來游玩了。說着。在艙中張筵暢飲。篷船停泊湖邊。女客都不喜飲酒。所以隔不多時就撤席。小谷引着他們登門游玩。先上孤山。後到岳王坟。小青墓。蘇小墓。秋瑾墓。等各處游玩。直到傍晚。方纔回船。開回原處起岸。船資酒席都由小谷作東。晚上又往鳳舞台觀劇。直到鐘鳴兩下。方纔回旅館。小谷就在那裏開房間安歇。次日陪着他們

到三天竺、靈隱等處燒香游玩。話休煩絮。小谷連做了四天鄉導。杭州的名勝游玩遍了。第五天在家設宴。邀請桐生和妻妾子女到家洗塵。原來桐生有一個五歲男孩子和一個三歲女孩子。都是宋夫人所出。當下接到家中。夏太太同着媳婦出來迎入內堂。還是第一次見面。宋晚貞先向夏太太拜見。接着小兄妹也向婆婆叩頭。最後蘭芬上前行禮。夏太太忙將她扶起。晚貞又向小谷夫人道了個萬福。接着叫一雙小兒女拜見。最後向蘭芬說道。蘭妹過來拜見。莊夫人。蘭芬便掉轉身來。正欲行禮。却被麗貞推住。含笑說道。算了。於是分賓主坐下。夏太太便向晚貞說道。少奶奶。我看你和蘭姑娘。親熱得好似同胞姊妹。像你這樣大量的少奶奶。杭州地方簡直沒有。有姨太太的多得很。不過妻妾倆總和雞與蜈蚣似的。弄得家不和。你們少爺。前世不知敲破了多少木魚。纔修得你這位賢德夫人。晚貞笑答道。伯母好說。我素來歡喜小姊妹的。

那末蘭芬的性情和我差不多。所以很合得來。麗貞在傍聽得婆婆一席話。分明對已而發。早已存心。等待麗貞說話終了。倒儂言道。於其讓他們出去嫖妓宿娼。還是等他們討姨太太。麗貞笑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因為桐生日日花天酒地。身體要糟蹋壞了。所以他說要討蘭芬。我說索性接到家裏。何苦分立兩個門戶。蘭芬到了宅裏。時常和桐生吵鬧。不許他再到堂子裏去胡調。而且蘭芬粗細都肯動手。絕不裝腔做勢。所以我把她當妹子看待的。蘭芬含笑儂言道。我們少奶奶是個菩薩心腸。我偶然做了壞事。她反來安慰我。叫我不要放在心上。這種好人。正是人間少有的。說說談談。酒席已經擺設。麗貞就請晚貞上坐。晚貞推夏太太上坐。結果兩人並坐。蘭芬和小兄妹倆對面坐。麗貞未座相陪。女傭斟酒。席上無非談談西湖十景和家常。那小谷在書房設席款待桐生。春帆和岳父敬堂作陪客。小谷的親友多得很。爲甚要敬堂作陪客呢。就因

敬堂管束太嚴。夫人不許他納妾。今朝桐生的妻妾在裏邊宴會。夫人瞧科了姚氏妻妾好似同胞姊妹。必然要告訴老父。那末設法疏通。庶可將素貞接到家裏。那敬堂年紀雖老。談風很健。這時喝了幾杯酒。格外興緻勃發。揭開話箱。大發議論。向桐生說道。現在上海人所最歡迎的幾個新名詞。在我頑固派老頭兒聽了。簡直大惑不解。例如浪漫兩字。只適用於學者筆墨。現在女子也以浪漫派見稱者。這真笑話奇談。行事不堪聞問。廣東女子余美顏。以浪漫蜚聲社會。結交過三千男性。結果蹈海自殺。那末浪漫二字。究竟是不祥名詞。桐生道。余美顏猶在人間。蹈海實是誑言欺騙世人。有人見她在日本東京。身穿和服。和一日本富商。實行同居之愛。不料隔不多時。富商又棄之如敝屣。現在已往歐洲留學去了。敬堂笑道。稱她奇女子。確係名副其實。她的本領。真是非同小可。惜乎不歸正道。論她的作事。可稱武則天以後一人而已。桐生大笑道。



若然美顏在座。必定要稱老伯爲生平第一知音了。敬堂道。還有風騷二字。也是文人墨客的專有名詞。不料電影明星也有以風騷派署稱者。我却莫名其妙。可是那明星擅長詩賦。騷壇推爲健將。始稱她風騷派呢。桐生答道。不是的。因她眼睛水汪汪。騷在骨子裏。纔稱她風騷派的。敬堂笑道。此真所謂莫名其妙。土地堂了。還有苟合淫奔。稱謂自由戀愛。我也極端反對。例如黃慧如本是個富家女。穿綺羅。載珠翠。堪稱幸福無窮。如今到在陸根榮家裏。吃的青菜豆腐飯。睡的木板稻草鋪。奴僕家裏。當然沒有女傭婢女供使喚。事事要自動手。弄得叫苦連天。喊爺娘不應。這都是誤信自由。纔會被奴僕誘姦。造成這個惡果。那末自由戀愛。反不如專制婚姻了。桐生笑道。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凡百事情。有利必有弊。自由戀愛。也須審慎於始。方得有圓滿結果。買賣然不擇人而事。其害固甚於專制婚姻。然而能收美果的。究屬多數。現在聽說黃慧如已有悔

心守待分曉後。整備改嫁他人了。敬堂笑道。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幸爾年紀尙輕。趕快覺悟。亡羊補牢。還不晚哩。倘然有上流社會中人。要她做老婆。她的家長。或者還肯認女賠嫁咧。說說談談。直到酒闌席散。桐生整備搭夜車歸滬。就向敬堂春帆作別。同着小谷走入內室。敬堂春帆先行回去。那桐生入內。見妻妾子女早已散席。坐着和夏氏太太談笑。桐生先向夏氏太太道謝。然後向夫人說道。我們去收拾行李動身吧。妻妾倆便座上抬身。向主人誠懇道謝。并邀她倆到滬游玩。夏氏太太忙叫女傭拿出四份見面禮。小谷夫人也拿出兩份給男女兩公子的。婉貞推辭不落。只好收下。賞下女僕十塊錢。告別而行。婆媳倆殷勤相送。小谷直送到滬杭車站。照料行李給票。桐生便去買票。這天却巧星期。搭客衆多。賣票處擠得水洩不通。桐生擠在人叢中。好容易挨到二等車賣票處。伸手入衣袋取錢買票。那知皮夾已不翼而飛。只好退下來。小谷問道。

票子買到嗎。桐生答道。皮夾被扒手拿了去。這班剪絡的本領。正是非同小可。我的皮件放在棉襖袋裏的。外面穿着袍褂。只覺在人叢中。有人把我的袍褂擠了起來。我連忙拿衣袋。皮夾已經沒有了。小谷問道。皮夾裏有無重要東西。桐生答道。只有七十元紙幣。和幾個四開。並無他物。說着。便向夫人拿了十元紙幣。走去買了車票。然後同眷屬登車。小谷笑道。托拜的事。務須善爲我辭。和你們再會吧。這時火車正在開行。桐生答道。理會得。再會再會。火車已疾馳而去。桐生回滬。表過不提。且說小谷逕到郭家。和春帆商量將素貞接回家中。春帆道。尊夫人和素貞見過一面。非常要好。尊夫人還要素貞到家。白相。素貞答稱。今天不來。緩日來時。不要打我出來啊。小谷訝然問道。她們倆何時見面的呢。春帆答道。上海歸來。素貞在舍間住過幾天。尊夫人來探你的消息。兩人纔得見面。現在我替你撮合山啊。說着。同到小谷家裏。先向夏氏太太疏通。并

第五十回 泛棹西湖飽覽勝景 開橋東閣樂敘天倫

一六八

徵得麗貞同意。次日就將素貞接到家中。向婆媳拜見。當下在東書房張筵家宴。妻妾母子團坐歡飲。樂敘天倫。就此小谷等在家中。享受溫柔豔福。本書也就宣告結束。

自神高鑄易而山海之怪狀一現齊諧而鬼狐變題之
 怪狀又一現夫山海之怪人鬼之鬼狐變題之怪亦多聞之而
 未必見之至於吾人廁身社會廣與摩而較其擊者華其服
 盛其容高其南園陳其車馬此中國無所謂怪也即或
 處境卑卑奮奮執業卑卑同性質卑卑男婦之皆儼然圓其額
 而方其趾人雖好怪又安能於此求之而其少魚乃曰怪在其中
 夫筆而為之窮形相而揣摩之言皆曰物不得目為譴嚙如
 書之有之序可以是非誕妄如其書曰新社會之怪現狀淺此
 止水登形其齊諧焉易其益宜而三其少魚之等述當以此為
 巨擘矣余不敏與夢魚為金石交書年受而讀之不遠披
 於山海不隱索於鬼狐變題惟就社會之現身大說生公之
 法使人走跬步之間駐息之頃皆見異類而此所戒焉不
 任性嗜淫且曰淺其書浮白稱奇不覺浮于量進二斗
 而為一石如竊恐焉其齊諧或未有此魔力啣盃奮筆

西贊教法於后
 共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荏荏復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出版

(全書四冊) 價洋四元

長篇寫實社會小說

新社會之怪現狀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者 青陽 曹夢魚

繪圖者 慈谿 章育青

出版者 上海 南方書店

發行者 上海 南方書店

印刷者 上海 南方書店

經售者 全國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公興路 南方書店

